

著二蓬川石

# 兵 的 死 未

夏

術  
譯



Y  
L  
Z  
刊社版出方南

石川達三著  
夏衍譯

# 未死的兵

南方出版社印行

7  
•  
1  
9  
3  
8

一九三八年七月初版

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石川達三著

夏衍譯

南方出版社印

救亡日報總經售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 序

夏衍兄：

知道你繙釋了「未死的兵」，覺得非常的高興。原文不必寄給我了，我也幸運地得到了閱讀的機會。這書包含着許多的問題，關於這，我以後準備寫一些詳細的批評。現在，讓我對於這作品和作家，做一點簡單的介紹吧。

第一，最近聽說這小說已經由一個在美國的日本人譯成英文，而引起了軍事法西斯蒂們的恐怖。爲什麼要恐怖？因爲他們不懂得爲什麼日本人會繙譯這個作品，問題只在繙譯的是日本人這一點上；當然，對於爲甚麼日本人會寫這部小說這一點，他們也是不懂的。他們想，在作家，在繙譯者，這都是日本人所不該有的行爲。換句話，就是他們自己暴露了對於「現代的日本人」，他們已經不能理解了。當然，他們對於自己的無知，是不會反省的。作家石川達三最近預審完結，大約是已經送進監獄去了。

石川達三是和矢崎彈們一起以「星座」雜誌为中心的人道主義派的作家。幾年前，他創作了描寫到南洋去的移民之悲慘生活的「蒼氓」，而得了「芥川獎」，他對真實的肉迫的態度，和從這產生出來的沒有間隙的寫實的手法，得到了很高的評價。真的，在這作品裏面，明白地表示了這位人道主義者在今天的日本現狀之下，已經陷於如同暗澹的心境！但是，我佩服他的，却在他對於這黑暗的世界，並不避忌眼前的真實，他非常鎮靜，而不喪失掉對於憂鬱現實的直視。作家同盟被逼後退了之後，在日本文壇，貫穿這暗澹現實的一綫的宿望，和爲着這希望而鬥爭的氣魄，一般地已經消失掉了！可是，在這兒，被剝奪了希望的人們的陰暗的眼，還是存在着的。讀了石川達三的這篇小說，使我想起了一種將身體隱藏在暗處的暗鬱的野牛的眼睛。這是一種既不是怒，也不是憎，更不是悲哀，也不能說是苦痛和恐怖的深刻而原始的黑暗，這種黑暗從什么地方產生出來，我想「未死的兵」是可以很明白地告訴讀者的。

軍事法西斯蒂們是不會感到這種眼睛的。這種眼注視着他們的心臟，而他們

自己的眼，却已經眩惑了。我想，石川達三觸犯了他們的忌諱，原因也祇在他暴露了現在已經世界周知的侵畧戰爭的殘酷，和由于失掉了希望的兵士們的絕望而產生出來的一切獸行的原故吧。

但是事態並不這樣簡單，還要深刻！失掉了希望的良心的那種可怕的眼，是凝視着的。假使能對這眼給以一點希望的暗示，那時候暗鬱的眼，一定立刻就會變成憤怒的！軍事法西斯們常心着！祇要有一點空隙，我們立刻就可以看見你們被痛咬被撕裂的姿態的！

「未死的兵」不能說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小說，但是我們却不能不說這是一部問題的作品。問題是什麼？

第一，請你先將貫穿這作品全體的絕望的暗澹，和同樣地描寫戰爭殘虐的巴比塞的「光明」比較一下吧。在「光明」，我們可以看到不屈的人間的氣魄，而在這裏，我們看到的祇是不能解脫的獸類的兇眼罷了。爲什麼？對這一點，我希望讀者仔細地研究一下。

第二，在「光明」，和砲火的炸裂，同時，在那分解成一片片的各種人類的心理裏面，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生活的複雜而多樣的人生斷片，這作品裏也寫了這些，但是結果，我們看到的却祇表示了我們的思想和生活，是如何的貧弱，和如何的可憐。這一點，我們在東方從事文化工作的人，特別應該反省的事情。現在中國，抗戰的氣魄美麗地燃燒着，在文學，也不斷地產生着充滿了熱情和氣力的作品。但是，假使換一個地位，我們自己處身在描寫「未死的兵」的境遇，那問題會變成怎樣呢？我們的「未死的兵」的生活內容，頭腦內容，究竟是怎樣呢？我覺得有點可怕，同時我也更痛切地感到了我們文化工作者的責任的重大和困難了。激起熱情，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同時，在抗戰的過程裏面，豐富的開拓和培養東方人的生活和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事啊。

在「未死的兵」裏表示着的這種「內容的悲慘」，同時也就正是使這些兵士成爲「野獸」的最好的根據。石川達三不自覺地暴露了這種真實，當然軍事法西斯蒂們是不會感到這一點的。法西斯主義除出以人民的無知作爲他的基礎之外，是沒有存在的

可能性的。看一看他們主張着的「復古主義」吧。他們是不希望人民成爲「現代的人」的，看一看他們的「民族主義」吧！他們是害怕着人民和世界文化的接觸的。可是，不幸得很，現代的人，已經再不能復歸到法西斯蒂們所希望的鎖國主義的古代人了。

我們要將活着的兵士，改寫成活着的人民！這是可能的。這已經漸漸地在實現了，我們的課題，也就在這一點。

五。卅。 鹿地亘



高島本部隊在大沽上陸，那是北京陷落之後不久，中國大陸殘暑未盡的時候，  
隨着滿身汗水和灰塵的兵士們的行列，數不清的蒼蠅也畫着圈子纏在他們身邊。

以後兩個月，他們沿子牙河追着敵人南下。聽到友軍佔領石家莊，那已經是深秋的寒霜積在哨兵肩上海白的時候了。

高島本部隊在寧晉的部落中集合，等待着命令，有了十日間的休息。這期間每  
中隊都舉行了慰靈祭。兩個中隊長戰死，步兵兵力減少了十分之一，但是還不曾聽  
到有部隊來補充的消息。

被當作部隊本部的民家後面，突如火燒起來，濃黑的煙影，奔騰地從本部窺  
上掠過。

最初趕到的笠原伍長和他部下的兩個兵士，抓住了一個在起火地點徘徊的中國

人。那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衣服破舊，頸部和手足都留着橫垢的斑紋。

「你！」笠原伍長喊。但是訊問用的中國話，他不知道。揩了一揩鼻水，他對部下命令。

「你，把本部的繙譯叫來！」

兵士走了之後，笠原坐在一個丟在路上的甕上，望着燃燒的屋子，火焰沿着牆壁穿過天花板，已經燒到棟上了，瓦與瓦之間發出了白熱的光，窗子裏面，火焰畫着渦旋。

「好火！熱得很啊！」

另外一個兵伸着兩手，裝做烤火盆的姿勢，望着那個中國人說。

「這傢伙，看樣子就是他幹的！」

青年像枯木一般的站在兩個兵士旁邊，沒有表情的臉，瘦小的，似乎帶一點優美的容貌。七八個兵陸續地走過來，圍住了他。

中橋繙譯將手槍掛在肩上，兩手塞在口袋裏面，腳上包着皮裹腿，搖着肩膀走

過來。

「是這傢伙嗎？」

「大概是吧，你問一問。壞東西！想燒掉我們的本部了！」

繙譯吐掉了腳在嘴裏的火柴梗，嚴厲地問了兩句，但是青年祇慢慢地將他凝視了一眼，沒有回話，他輕輕地擔着他的肩膀，繼續地追問，於是，青年用低聲簡單地回答了一句，突然，繙譯着力地在他臉上打了一個巴掌，青年撞了幾步。在猛烈地燃燒着的火燄中間，棟上的瓦一塊塊地崩下來了。望着的兵士們問：

「他說什麼？」

「這忘八，說，自家的屋子，自己當然可以燒掉的！」

坐在甕上拷火的笠原伍長很快地站起來，抓住了青年的手就走。

「來，快快的！」

青年不遲疑地跟着他走，兩個兵跟在後面。走了十步光景，笠原回頭來向中橋繙譯看了一眼，臉上帶着含有深意的微笑。

離開村落，四個人走到了溪旁密排着楊柳的田園中間。靜寂的晚景，夕陽染着紅色，溪水靜靜地反映着金色的雲影，這正是連風也沒有的靜寂的秋天。遠遠的也有一點一點的農家，但是一個人影也沒有了。他們跨過幾個中國兵的尸體，站在小溪的邊沿，開殘了的野菊，一簇簇地長在溪邊，田畝間的彈穴，滿滿地澆着新下的雨水。

笠原站定了回轉身來，青年垂着頭，望着靜止着的溪水。一匹中國馬露出一個肥肥的臀部，死在溪水裏面。萍草擠在馬鞍周圍，它的頭部被遮住了。

「向那邊！……啣，和你講也不懂，討厭的！」

他祇好自己走到青年背後，用力地從鞘裏拔出刀來。看見這種情景，那瘦老鴉一般的青年突然的跪在泥裏，性急地張開嘴巴，不胡亂地說了些什麼，向着他，青年合攏手拜了，但是被拜的事，笠原已經慣了。不過，雖則慣了，這種情形還是有點覺得不愉快的。

「着！」

一瞬間青年的喊聲終止，原野又復歸到靜寂的暮景。頭雖則不曾砍下，但是傷口已經很深，在他身體倒下去之前，鮮血骨骨地從肩上湧冒出來。身體向右一側，倒在牆邊的野菊叢中，重新骨碌碌地滾着，發出鈍感的水聲，半個身體和馬屁股並排地落進溪裏去了。泥污了的兩塊腳底並着，向着天空。

三個人不講話地回來。天已經暗了，但是日章旗在部落裏，這兒那兒地還可以看到，在火燒場的煙中，反映出火燄的紅光，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火自然消滅之後，夜已經來了。部隊本部的院子裏，同五個兵士烤着火，正在燒芋艿。燒着的火堆裏面，壞了的椅子吐出火焰，就慢慢地變成彎曲的炭。從軍僧片山玄澄冒着濃煙，將皮鞋尖踢着火中的芋艿，用枯乾的聲音說：

「好像，戰線是要變了。」

「變了？到那兒？」

笠原伍長用他醜醜的拇指摸出一支分發下來的蝙蝠牌香煙，點着了火。

「大概要調回天津去一次，從部隊長老爺的口氣裏聽來。……」

「你碰見了部隊長老爺？」

「唔，爲了遺骨的事啊，假使部隊暫時屯在這裏，那麼總得將遺骨送到天津或者大連去啊，可是部隊長說，不送也可以，反正隊伍要調回天津去了。」

「天津嗎？」笠原伍長突然的發出很高的聲音，在膝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好，到了天津，你老子就可以痛快地玩一下了，對嗎？」

一個兵士用很正經的表情回答：

「叫幾個○○，○○○○，喝喝酒……」

哈哈哈哈哈……笠原發出了放縱的笑聲。一只 拍在他的肩，回頭來一看，原來是中橋繙譯來烤火了。

「方才的那傢伙，幹掉了？」

「幹掉了，那樣的忘八蛋……」，對於放火的事，他好像還有點氣憤。但是，實際上，在問起這事件之前，他早已不記得了，這樣的事，在他已經不稀罕了。

「那溪溝裏不是有匹馬死着嗎？現在讓他去看馬吧。」

一個兵士刷的站起來，行了個禮，旁的人注意一看，纔知西澤部隊長啣着煙捲，也來烤火了。部隊長受着大家的敬禮，兩手伸向火堆，說了一句：「什麼？香得很啊！」兵士將椅子往他後背一墊，很率直地回答了在烤芋芳。

「不請客嗎？」

兵士們歡喜得笑了。在他們，西澤部隊長是一個最崇拜的長官。筋肉不很發達，加上身材很高，所以一看好像並不康健，但是豪胆奔放的性格，從皮膚表面好像也會發散出來。衣服和手上都很醜，這和兵士們沒有兩樣。他坐在椅上，摸着許久不剃而蓄長了的鬍鬚。

「部隊長老爺！鬍子長得很漂亮了！」

「唔，從軍僧的不是更漂亮嗎？」

兵士們又高興得笑了。在他們覺得，部隊長在一起烤火，是一件過于優渥的事。笠原伍長望準了火中燒着的芋子，揀一個烤得正好吃的，用木片撥出來，再從

袋裏取出一張紙片，將熱的芋子一裹，……但是，在送給部隊長的一瞬，他躊躇了。

「你，將這送給部隊長老爺吧。」

從軍僧用乾啞的聲音說。隊長不答話地伸過手來。笠原站起半個身子，恭謹地呈送過去。

兵士們一齊望着吃芋子的部隊長的姿勢。

「據說部隊要調動，你們知道調到那兒去嗎？」

「好像是天津吧。」片山玄澄說。

「唔，爲什麼？」

「從部隊長講話的口氣中聽來，大約是天津了。」

西澤部隊長剝了芋子的皮，將發着熱氣的一塊望嘴裏一送。兵士們緊張地等着回答。

「真的調到那兒去？」中橋結輝問。



「我也不知道。不過戰線有變動，那是確定的了。」

「是！……………」

「攜帶口糧發了嗎？」

「是，已經領了。」

話停止了之後，大家便突然地想起了從天津出發以來的戰鬥的經過。他們，又想到了對於今後戰爭的估想。在部隊長身邊，大家情緒都很緊張，很有勇氣，所以在這瞬間，他們覺得參加作戰這事情意外的平安，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了。

值日兵走過來，碰着腳跟和部隊長敬禮。

「副官老爺請部隊長老爺過去，司令部的傳令來了。」

「唔。」西澤部隊長從椅子上站起來。火堆周圍的兵士，以立正不動的姿勢行了敬禮。

他走了之後，大家放鬆了肩膀，開始說笑話了。爭先的搶着火堆裏的芋子。笠下脫下了右足的皮鞋和襪子。結着黑垢的大腳底上，被火烤着就發出汽來。脚可

意外的白淨和肥胖。

「再過一兩天，就要出發了。」

他借火光看了一下自己的脚底。聽見了飛機的聲音。當然，敵機或者友機是分不清的。但是大家都很隨便。因為這樣的疑問習慣了之後，便誰也不看作嚴重的事了。笠原將左腿擱在右腿上面，拔出刀到來。

「幹什麼？」

「路走得太多，脚底的皮發硬了，痛得很，比中了子彈還要痛！」

他將面部靠近脚底，縮着鼻水，用刀割割脚底的厚皮，這刀不曾揩拭乾淨，有幾處缺了口，多少的似乎還帶着些血跡，因為脂肪的油跡，刀身竟像鉛一樣的沒有光了。

第二天天未亮，出發的命令下來了。到石家莊的行軍，路差不多有一百多里。級砲車和輜重車的輪子碾着，道路大部分已經壞了，行跡很容易混亂。輜重部隊和

西澤部隊的步兵第三部隊留在這裏，等第二天再走。這，爲着要等某友軍部隊到寧晉來接防的原故。

在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裏面吃了中飯和晚飯。水筒的水冷得結冰一樣，好像連腸子也凍冷了。

步行到石家莊已經是夜深月亮上升的時候了。部隊開進車站，停在熄了燈的全黑的車站上的貨車，就當作了今晚的宿所。兵士將空火油箱搬進火車，在裏面燒些薪炭取暖，把身體縮做一團，就在前幾天還給牲口睡過的稻草堆裏宿息，倦極了的兵士縮着繫綁腿的腳，將戰友的大腿當做枕頭，就像死人一般的睡了。忽然，胡亂地推開車門，外面大聲地喊了：

「野田一等兵在嗎？野田一等兵——」

一個兵「嗚——」的應着，那是一種不能忍耐一般疲倦的聲音。但是當車外的兵呼喊著：「不寢哨」的時候，他就「喔」很明確地的應着，站起來了。「不寢哨」的任務如何重要，這是睡着的時候也知道。對於這種任務的順從，正是機械一般的正確。

，但是也正因爲這，使人覺得可憐。他拖着鎗，從睡着戰友們身邊爬出來，跳下車來，拔出刺刀，嚓的插在鎗上。凍結了的泥在腳底下硬得像石塊一樣，他豎起大衣領子，向衛兵處走去，作爲衛兵室的賣票處，十二個交替兵在那裏烤火。

第二天，天將亮的時候，滿載了兵士的貨車就出發了。日章旂這兒那兒地在石家莊飄着。在這裏，西裝上面披着外套的幾十個軍屬（譯註：便衣兵，非正規軍的混人，特務工作者）已經佩着「宣撫班」的腕章，在那裏從事戰後工作了，爲着建設明明的臺北，爲了使住民認識日本，和爲着使他們安居。……老百姓們在不乾淨的烏鴉一般的黑衣服的腫脹的袖子上面，纏着紅圓圈的腕章，看見兵士，帶笑地舉起手來行禮。這，祇表現了他們可憐的境遇。慣于戰亂的住民，從他們的祖先學會了一種對占領軍順從的習慣。當然，兵士們對於他們的敬禮，也是不信任的。

石家莊郊外的民家，破壞得非常慘淡。崩壞了的家屋祇成了瓦片和磚石的堆積，在乾燥，可怕的靜寂裏面，祇有厚重的牆壁平板地豎着。鐵路沿線，村民依着日本軍的指示，在整理中國兵的尸體。掘一個穴，就是這樣的埋下去。幾十個人一起

地丟下去，魚一般的張着嘴」，歪着頭，就在上面亂地堆些泥土，無名戰士的墳墓，建在黍田的中間。

載着兵士們的岑寂，貨車在京漢線上北上。正定，定，保定，這晚在涿州車站停車，等待到第二日的天亮。回到此地，在駐屯着的警備兵的臉上，也可以看到和平的影子了。在哨兵休息室。有一個兵士還拿出水筒裏的酒來作爲他的招待。

翌朝出發，午前到北京。但是貨車並不停車，通過北京，立刻又南下了。「依舊是天津」，兵士們想。

「部隊長老爺！到天津去幹嗎？在陰暗的貨車角子搖幌着，一個兵士問了。那是叫做平尾的一個勇敢的一等兵，他，是喝醉了酒，就會拍着大腿哼出滿州馬賊歌來的傢伙。

倉田少尉將眼鏡後面的柔和的視線向他一瞥，湛着非常和善的笑容。這是一種難于置答的表現。

「假使戰線變動，那麼應該從北京經京綏線到張家口啊。」平尾一等兵抱怨似的

說。

「天津現在沒有戰線啊。」

「警備天津呢。」另一個兵說。

「我也不懂。倉田少尉低聲地回答，帶着笑，將視線轉向到爲着取光而開着一條縫的窗口，沿線黍麥枯萎了的平野，在窓縫中間好像布上的花紋一般的向後流去。被斜射的夕陽照着的耕地，可以看見正在工作的農夫，在這一帶，已經是平靜了。……………」

這晚上到了天津。在貨軍裏過了兩晝夜的兵士們好不容易透了口氣，伸了伸屈灣了的腰，拖着背囊從貨車跳向軌道。可是，大隊本部的傳令兵跑過來喊了。

「不要下車，上去上去，立刻就開車了！」

兵士們很快地爬上原來的貨車，「究竟開到那裏去呢？」每個人嘴裏都在囁咕。長長的軍用列車載着一個不知道去處的大隊，很快地又開車了。看一看戴在腕上的磁針，火車正向着東方，那麼，也許是兩個月前上陸的大沽吧。也「凱旋」了吧。

但是，這晚上火車通過塘沽，還是望着東北前進。

那是蘇「滿」國境了！……這流言帶着一種××，很快地傳遍了車箱。那一定是和蘇聯打仗了。新的緊張使他們沈默。今番的敵人是俄羅斯了。他們充分地知道俄國陸軍有強大可怕的勢力，也屢次聽到過國境防禦堡的如何完備。當然，這是命運，這祇能服從，一點也不感到逡巡，但是他們不自禁地想到了故鄉，想起了故國的山河。于是，他們……了。終于，這一晚貨車裏的兵士有許多不能入睡。

倉田少尉盤脚坐着，將背脊靠車窗的鐵板，從胸口的口袋裏取出日記本子，帶搖帶幌地寫了這一天的日記。自從出征以來不論在怎樣的激戰中間，這日記一天也不會缺過。他是這樣一個有規有則的漢子。寫完了短短的日記，再從背囊裏面取出印着軍事郵便這四個紅字的郵片。

「大家都平安嗎？先生幸喜也平安地在從事軍務。快點長大起來，替國家服務……是這樣的書信。在故鄉的鎮上，他本來是一個小學校的先生。（這是如何和平的生活啊！）假使要到蘇滿邊境，那麼對於自己担任的那一班孩子，總得寫一封衷

心的告別的信吧。但是，對行軍的移動的方向，一切都是屬於機密的。他想到了對于童心的衝動，有一點逡巡；很想寫一句「也許不能和你們再見了吧」的話，但是，這句話在對童心影響之前，先影響了他自己的心了，他愕然地將車內看了一遍。坐着的兵士也在打瞌睡了。那都是非常天真而從順的青年。一瞬間，他錯覺到好像這些青年都是他的學生，這一羣兵士裏面，新田上等兵已經不在了，水上一等兵多賀一等兵也不在了！他閉了眼睛，想起了獻縣郊外的戰爭。我還活着！他覺得太奇怪了。活着，沒有死！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背躁而不能鎮定的心境。也許，這種焦燥會是一種一直要繼續到死的不安吧。突然，他希望有一次激烈的戰鬥了。他想：假使今番再上戰場，一定就胡七八糟地衝一陣吧。他臉上發燒，血脈劇烈地悸動起來。

又在貨車裏迎接了天明，盤成一團睡在貨車角上的平尾一等兵臉上被朝陽射着忽的站起身來，大大打了個伸欠，喊了：

「啊，真想洗了臉！用冷水痛快地洗個臉，真是何等的舒服啊！」



同車的四十個士兵完全和他同感，反而禁不住笑了。已經四五天不洗臉了。

「我倒想舒舒服服地大便一下呢。」

一個叫做近藤的大學出身的一等兵說。真的，自從寧晉出發以來，連到便所去的時間也不曾有過。貨車裏沒有這種設備，每站的停車時間又是很短，兵士的肚子成問題了。幸喜下午在秦皇島車站，足足的停了兩個鐘頭。近藤一等兵趁這機會滿足了他的要求。接着，每人發了三分的攜帶乾糧。

火車還是向東北走着。錦州，溝帮子，新民屯。一到奉天，兵士們已經因為運動不足和倦怠而陷于不能名狀的憂鬱了。他們，已經沒有精神，行動懈怠，和心緒苛躁了。

西澤部隊長在前部裝甲車中和副官住在一起。連他，也不能不走下車來，在月台上運動一下，和揉一揉因為長期的旅行而僵硬了的關節了，兵士們走下車來，立刻盤着腳坐在地上。身禮的各部都感到疼痛，使他們站不住了。

休息了一點鐘之後，他們換了別的列車。這不是貨車而是客車，有廁所，也有洗面室。搭上车，火車就從奉天南下了。

是凱旋了！不到一分鐘，這聲音已經傳遍了列車。萬歲！凱旋了。他們早已經不想能和故鄉的山河和父老見面，所以這歡喜更不能名狀，更沒有底止了。

在火車裏過了一夜，到××，部隊在民家分宿，大家預想，那一定是等齊後續部隊，一起乘船歸國了。這一晚他們在××的街上瀟步，喝酒，唱軍歌，和買了些回故鄉的禮品。

第二天早上，全隊集合，每中隊人員點名的時候，部隊長對兵士們發了通告。「還不是凱旋呢，不要買禮品！」

于是行軍到市街盡頭的海岸，坐上預備好了的幾十只小船，反覆着「敵前上陸」的演習。這時候，兵士們才知道又要調到新的戰線去了。

但是調到那一條戰線去，還是誰也不知道的。中隊長大隊長也不知道。連部隊長，也許，甚至于高島部隊長自己也不知道吧。一切，都是嚴重地保守着的軍的機

密。兵士們寄出的私信，也在郵政局暫時留置，不到一定時期，是不准發送的。

第三天，西摩部隊上了船。這是舷側標着番號的汽船。桅桿頂上掛着軍用的旂號，被派為部隊長室勤務的近藤一等兵，在這室內看到了嚴重地封印着的一包文件。包裹上面，標着：「出港三小時後開拆」這幾個紅字。他的內容，是這部隊上陸地點的軍事機密地圖。這是從上海到南京附近的長江一帶的極精密的地圖。對於每一條網一般細密地錯綜着的溪流，都詳細地註明了濶度，深度，泥的深淺，可以徒步的場所，道路的濶狹，甚至于雨後泥濘的場所……這，就是等待着他們的新戰場了。

三隻船連汽笛也不響一下地從××出發。兵士們沈默地透過圓的窗孔，望着漸遠的××和這一帶的小島。買了的送品，都丟在海裏了。胡亂地躺在鐵格子的床上，大家沈默地睡了。

十一月十一日。攻陷了大場鎮蘇州河，對上海取了包圍陣形的北方部隊，和杭州灣上陸，渡過黃浦江北進的南方部隊，這一天在泗涇縣附近會合，對上海的包圍完成了。從××出發的高島本部隊開到揚子江，正在這種戰況的時候。

船推着濁流上溯。因為危險，對兵士發布了不准走上甲板的通告。在這甲板上，冒着江上的風，西澤部隊長和副官用望遠鏡望着河的對岸。陸地祇是離岸一二公尺高度的板一般平坦的平原；所以從船上看去祇是點綴着叢草和溪邊楊柳的狹長的一線。天上，幾十架飛機飛着。這正是對浦東殘敵掃蕩得最痛烈的一日。火災的點煙從數不清的處所沖上天空，不時的從軍艦發出的巨炮的轟聲在鈍感的風中激盪。

不久，看見了上流停泊着二十只左右的船隻，都是日本的軍用船，一樣的掛着日章旗，和在船腹上標着番號。他們乘的船也在這一羣裏面停泊下來。這地方正是吳淞砲台附近。用望遠鏡一看，可以看見破壞了的戰壕一般的東西。到了前線的感覺濃厚起來了。從××出發當時的鬆懈了的情緒又緊張了。

發給了三日分的携帶口糧。就在停泊了的船中過了一夜。

「大家寫封家鄉的信吧。船長會把你們一起的帶去的。這也許是最後的一封信了。今番的敵人是中國軍中最有訓練的軍隊啊！」

倉田少尉脫下上衣，在準備就寢的時候對部下說。這是非常委婉的聲調。上戰線的時候，他是一個滿面通紅，咬緊嘴唇，不斷地喊着「畜生，畜生」的勇敢的小隊長，但是對部下，却是一個保持着小學校的先生般的和平和深情的三十一歲的獨身將校。

用手臂當作枕頭，躺臥在上下二段鐵格子床上的平尾一等兵，突然低聲地唱起來。

「在戰場上身體，早已經預備死了，……草虫同，請不要替我悲鳴。……」

靜靜地祇能聽到波浪沖擊船腹聲音的室內，這歌聲傳來了一種異樣的實感。唱完了歌，他背轉了臉，淌下淚來。不是悲傷出征的身世，也不是爲着怕死，對於這室內一百八十個人都在默默地期待着明日的戰死這種心境，却禁遏不住的悲傷。在何一個兵都沒有對死表示不滿，這精神使他不能不哭泣了。平尾是一個城市新聞社

校對員，是個浪漫傾向的青年。和他龐大的骨格不很相稱，感受性強烈而纖細的他的神經，在這種粗暴的戰場生活裏面，毫無抵抗力地就崩潰了。新的，激動他全身的神經，那是一種自暴自棄的鬥爭心理。到了戰線之後，他突然地大言壯語起來。他能够像說書先生一般地對人說明斬殺敵人的經緯。這，是他的新的浪漫主義。可是一有空閑，原來的纖細的神經復甦過來，就使他感到了異常的苦痛。

「平尾，不寫信嗎？」

睡在旁邊的近藤一等兵寫了好多封信，對他說。

「不寫」！他在生氣一般地回答。

「爲什麼？」

平尾暫時沒有回話，把毛氈胡亂地蓋在身上，吐出來一般地說：

「在鄉里的那些傢伙，是不懂得我們的心境的。」

近藤停了筆，痴望着這戰友的睡態。他漸漸地領會了平尾的感情，對於平尾的感憤，他是不同意的。

「不懂得也不妨啊，還是寫吧。寫完了信，便心無掛礙，死也不干事了。」

「哼，還用你講！」

舐着鉛筆在寫明信片的笠原伍長格格地笑了。他是農家出身的次男，從來就沒有學問，可是正因為如此，所以處在這種環境，他便沒有理由地保存着一種毫不搖動的信心。

在甲板上閣閣地走着的不寢哨的皮鞋聲音，終夜地在他們頭上往復着，從圓窗孔裏看出去，浦東的天上還在炎炎地燃燒。

第二天一早，趁在別一條船上的高島部隊長帶了部隊參謀和副官，坐了小火輪到黃浦江上流去了。兵士們傳說，他們是到軍司令部去的，直到下午方才回來。

這一天傍晚，一百只以上的小船，麇集在他們大船的周圍。不知是從那兒蒐集來的。這都是從二三十噸到五六十噸的船。天漸漸暗了。全體背了背囊，鎗裏裝了子彈，按着次序在暗中走上了小船。不知從那裏開來的兩只驅逐艦停在他們的船邊。

這時偶從下流開來了一只燈火輝煌的一百噸左右的客船，從這密集着的小船中間穿過，開向上流去了。舷側漆着英國旗，還用大的白字寫着：「英國汽船武昌號」。這倒好像專來視察我們部隊的陸狀况似的。

倉田部隊膝傍膝地擠進了一只叫做「長山丸」的內河輪船一般的船隻。坐下來兩手抱着鎗和膝蓋，已經一點也不能動了。江上的晚風含着初冬的冷氣，嗚嗚地在耳邊響着。

夜半一點鐘下了開船的命令。是開向上流去的。驅逐艦一只在前端，一只上上下下地在小的行列傍側警戒。是沒有星沒有月的黑夜，江上和岸上沒有一點燈火。祇是後方浦東的天空，到今天還是炎炎地燒着。船走得很慢。兵士們嚥着口在寒風裏發抖，他們之中的半數，到現在還沒有發給冬天的外套。

祇有笠原伍長一個，抱着刀就發出鼾聲地睡着了。倉田少尉讀了句「利害」，暗暗地笑了。誰都知道該趁這個時候休息一下，但是誰也合不攏眼睛。

天沒亮的時候，這一系列船到了白茆江和長江合流的地方。在這裏，三十只光景



的小型軍艦排成一列，天一亮就一齊的向右岸開火。這正是一種不能名狀的威武的攻擊。一轉瞬，曙光中的對岸立刻被砂塵所掩沒了。敵人的攻擊大部分是機關鎗，子彈頻頻地在船腹上反撥。一刻之後，岸邊散了一層煙幕，在柔弱的早風裏面，漲黃色的濃煙重重地遮住了江面。

第一回，第二回的上陸部隊將船隻排齊，開進煙幕去了。倉田部隊參加了第三回的上陸部隊。

他不轉眼地望着單膝跪在舳上，將指揮刀豎在膝前的北島中隊長乘着的船隻。中隊長是過了四十歲的豫備大尉，他是一個在激戰的時候也會從早到晚喝着水筒裏的冷酒而帶笑地作戰的好漢。身體粗大，是一個村鎮上的運送店的東家。他不用大聲發施命令，帶着習慣了的笑容說：

「好啦，我們上去吧！」

他的船前進了，輕機關槍手將臉部貼近放在船舷上的機關槍的冰冷的槍尾，俯下身來。其他的船也成爲一列橫隊而前進了。

倉田少尉突入煙幕的那一瞬，突然的被劇烈的恐怖籠罩住了。前面什麼也會不見。萬一走出煙幕的時候眼前就是敵人的大部隊，那是怎麼辦呢？那時候部隊不會陷于極度不利的地位嗎？

發出咻咻的聲音，敵彈從身邊掠過。很久不聽見了的這種聲音，每一響都影響到心臟。但是他，已經準備死了。這是一種不舒服的焦躁。這不是拼死地作戰，而是在希望着早一刻死去！他將右手遮在額上，避開濃煙，望着煙幕的對方。

突然，敵岸在眼前二公尺的地方發現了。船碰岸了。踏着浸到脛部的淺灘，兵們很快地在岸邊散開，伏在草叢裏面。沒有受到攻擊。左翼方面好像展開着相當激烈的戰鬥，可是小隊正面，友軍已前進了六百公尺了。

北島部隊就是這樣地向南方前進。沒有預期一般的戰鬥。這天晚上，知道了右翼方面的××參謀負了傷。

在佔領了的民家的地板上起了一個火堆，一邊暖着飯盒，倉田少尉細心地寫着這一天的日記。同中隊的古家中尉咬着乾麵包，帶笑地說：

「你真寫得勤啊，可是，你以為還有看這些的時候嗎？」

事實上，寫日記這件事情在倉田少尉自身是沒有意義的。大概，是沒有再翻看一遍這些日記的機會了。但是正因為如此，他更想將這種心情記述下來。這也許是女性的感情。在他，覺得連自己臨死之前的一切都不能使別人知道，是一件無限寂寞的事情。這是一種常識的感情，但是要他拋棄這種感情，而達到洒脫的精神狀況，在他還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被不安的焦燥苛責，而發生了一種「怎樣都好還是早些死吧」的心情。

太陽下山之前，中橋繙譯受了步兵砲隊的兵士的委託，到村莊各處去徵發馬匹。這是一個戶數五六百的小部落，走了二十分鐘，知道這兒一匹馬也沒有。拖他的馬過溪的時候折斷了足骨，沒有代替，明天的進軍成問題了。兵士沒辦法，說，沒有馬，那麼就找牛吧。

「牛是有的，水牛，不妨吧，這倒是牛代馬勞了」。

中橋帶笑地說。他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就去志願繙譯，年齡不足落了第，再上請願書，而終於許可了他的從軍，血氣很旺，但看去終于還是個軟弱的青年。

部幕末稍的農家小舍裏繫着一頭水牛。那麼就拿了這一頭吧，繙譯從屋子後面拐進去。一個乾凜的老婆子默默地在竈下烤火。

「喂，老婆子！」他站在門口說。「我們是日本的軍人，你這頭牛我們要了，對不住 我牽走了。」

老太婆發出尖銳的聲音來反抗，「別開玩笑，這頭牛上個月才買下來的，牽了去叫我們還能種田嗎？」指手劃腳地從屋子裏走出來，但是三個兵士已經將牛從牛棚裏牽出來，在商量這牛的用度了，半瘋狂的老婆子吃了一驚，將牽着牛繩的兵士推開，站在牛的前面，大聲地呼喊起來。

兵士們有點無從下手，苦笑地望着拚命地在和老婆子辯答的中橋。

中橋翻譯突然格格地笑了。

「喂，大家聽，這老太婆怪透了，牛一定不肯給，可是她說，她有兩個兒子，把兒子帶去做事吧，牛，是死也不肯的」。

圍着青筋暴栗的老婆子和水牛，兵士們大聲地笑了。

「……拖砲車嗎？」

但是，天已經快黑了。天黑了之後，危險還是很多的。大家決定不管她，牽去就算了。

「……一個兵士……抓住了水牛的牛繩。『不爽氣點，那就……』」

但是……口沫橫飛地哭着喊着，還是……，這鬼東西，……翻譯忍耐不住地說着，……，很省力地……滾進……路傍的泥田去了。兵士們身上，濺了許多污泥。

中橋邊笑邊走。

「饒了你一條命，打完了仗還你牛吧」。

牛一步一步地在砂塵的路上開步走了。兵士們很高興。這大陸上有着無限的

富，而……了。這一帶的老百姓們都……，一切都可以隨心所欲，像野生的果物一般地開放在兵士們的前面了。

但，水牛終于報了仇。第二天出發的時候，準備完成等待進發命令的時間，這頭牛牽着砲車，誰也不理會地走進泥田去了。兵士們弄得泥蘿蔔一樣，才把砲車牽引出來。

十一月四日。西澤部隊爲着要佔領支塘鎮、和佔住前面村莊的頑強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溪邊的楊柳完全脫了葉，這是一幅荒涼的風景。平坦無際的田裏，種着一色的棉花。枯成赤銹色的莖上，點綴着棉絮的白點。迫擊砲發出討厭的聲音飛射過來，在棉田上添了許多新的穹窿。

平尾一等兵輪在這種彈穴裏瞞準着。可是說不出原故地引不起鬥志來。被正午時分的太陽晒着，戰場爽朗而且溫暖。機關槍聲偶然中止時的那一瞬間的悠閑，會引起奇妙的錯覺。離開敵人的戰壕不滿五十公尺，動着的頭也可以看見的。他仔細

地瞄準着，一個個的打。

福山一等兵，從棉衣田裏爬過來，一個翻身滾進他躲着的彈穴裏面，他是一個不常開口的鈍重的工人出身的兵。

「給我枝煙。」

平尾拿煙給他。但是兩個人都沒有火柴。福山啣着紙煙抱怨。

「啣，去借火吧。」他獨自地說着，抬起頭來，前面兩丈多遠的田畦裏面，四個兵擠在一塊開槍。

平尾捲了一些白的棉絮，扯長來，用手掌慢慢地捻成一條棉線。突然，福山從彈穴裏跳出去了，但是，沒有走到前面的畦道，突的倒下來了，用手撐着，又想爬起來，重新倒下去，就是這樣的不動了！

從彈穴裏望着這種情景，平尾一等兵依舊靜靜地燃棉花。好像想着無數的事情，又像什麼也不想，心緒好像平靜，又像十分紛亂。

突然，後方的速射砲和步兵砲的部隊猛烈地發炮了，敵人戰壕裏開始了混亂，

這清楚地可以望見。和這呼應着，下了衝鋒的命令。

他像彈簧裝置一般的跳起來，捏着上了刺刀的槍，比誰還快地衝上前去。離開三四百尺遠近的右邊田畦，上了年紀的北島中隊長舞着長刀奔着。頸部圍着潔白的兔皮，這在他眼裡留了一個特殊的印象。敵人的塹壕不到兩尺濶，但是有四尺深。穿着藍色棉襖的中國兵，像鸚鵡鼠一般的在狹的土溝裏面跑走了。他跑進這條戰壕，胡亂地將身體躺下，重重地透了口氣。「還沒死，還沒死！」他帶喘地說。突然對福山覺得可憐起來。和他並沒特別的好感，但是對於他爬出去討火的那種悠閑的心緒。此刻倒覺得有點悲哀。

他滿身泥污地爬出壕來，拿着突然覺得沉重起來的槍回轉去尋覓福山的尸首。福山啣着那枝煙，俯伏在棉田上。把槍豎在他的頭邊，平尾默然地俯視着他的遺體。一陣使他睜裂眼睛一般的新的憤怒，從他心裏湧塞起來。

他從四周尋覓中國兵的尸體。小溝裏和小小的土饅頭似的墳墓周圍。很多的尸體躺著。平尾用槍托將這些尸首翻過身來，探摸他們的口袋。在第四具身上找到了



火柴。回到福山身邊，盤腳坐下，在他啣着的煙上點火。這是一種無論如何也忍耐不住的想替他點一點火的心情！

腳在沒有吸力的尸首嘴裡的煙捲，緩緩地燻着。

福山！他用塞住了喉嚨的聲音呼喚，合着掌，閉了眼睛。

部隊返復追擊，漸漸地走遠了。他站起來，眺望着廣漠的棉花田的那種乾枯了的寂寞的風景。戰塵吹過之後，這一帶再沒有人影了。在遼遠的後方，預備隊在向着這地方前進，也許是衛生隊吧。

他拖起福山的沈重的身體，背在身上，一只手拿了槍和背囊，跟在友軍後面，在畦道上走。

在太陽下山以前，西澤部隊掃蕩了殘敵，完全佔領了支塘鎮的街市。中隊八人戰死，二十三人負傷。戰死者這晚上舉行了鄭重的火葬。由兵士替他們了一個很大的坑，將尸體南向地排好，中隊長先用剪刀剪下一簇耳側的頭髮，小隊長分隊長順

次地剪了，用白紙包好。然後在尸體上堆了柴，在中隊全體舉槍的敬禮之下，北島中隊長在柴上點了火。從軍僧就穿着黃褐色軍服，站在水焰旁邊數着念珠誦經。

這一晚爲着提防敵人襲擊，馬不卸鞍，兵士不卸武裝地睡在路邊的稻草堆裏。

平尾一等兵和其他十個兵士一起地坐在火邊守夜，抽着煙，添着柴，等待火葬的完結。熄了燈的黑暗的鎮市的天空，燃發着四五處火葬的血紅的火焰，這使他感到了一種使人慄然的鬼氣。

用手在膝上撐住了頭，默默地凝視着火燭的平尾、敏感的神經又混亂了。在這種情狀之下，他覺得自己太危險了。好像自己要瘋狂了。神經失了統制，紛紛地潰解，那是頭腦一定會被攪亂了。他覺得非和這種錯亂戰鬥不可了。這，真是一種不能形容苦痛和不安的戰鬥啊。

「在我們這一小隊裡，今天的靈柩戰中第一個跳進去的是我！」

他突然大聲地說。對誰講，他也不知道。以其說是對圍着火的兵，倒不如說對那火葬着的戰死者。他明白地知道，再不這樣的大言壯語，他自己已是已經不能再忍

受了。

「敵人胡亂地擲着手榴彈……從這裡穿過去，就跳進狹的戰壕去了。很近地對着那衝過來的傢伙們的鼻子，……我開槍了，一個，兩個，一顆子彈穿過了三個，……前面的一個鼻子旁邊噴出血來，倒下去了。……福山被打死了。那就是躺在第四位那漢子啊。他要紙煙，我給了他。……沒有火柴？沒有。那怎辦呢？……這傢伙說，嘿，讓我去討火吧。……說得很隨便，就是這樣的跑出去了。立刻……就完了。我在迫擊砲的彈穴裏面燃着棉花。燃得很勻，燃了一根五寸長的一樣粗細的線。我邊燃邊看着他死的。……那傢伙嘴裏還啣着不曾點火紙煙呢，……傻瓜！」

突然的站起來，離開火葬的火，走到黑暗裏去。天上，是一片白茫茫的繁星。他分開了脚小便，不自禁的一點一點的流下淚來。神經分裂的發作過去之後，心情似乎漸漸的和緩了。他非常疲勞，在這周圍無目的地走着。

早上，點呼早餐之後，沒有勤務的兵士們帶着笑容從夜營地走出來了，務有難而不能離開的兵士問他們到那裡去的時候，回答是去徵發蔬菜，或者徵發生肉。對於軍士進展很快，而且漸漸的推向內地去的軍隊，兵糧的運輸實在是不可能的，而且，費用也是大得可怕。因此前線部隊都用「現地徵發主義」來養活兵士。在華北，爲着進行戰後官撫工作，所以小小的徵發都要付錢，但是在南方，那就完全是自由徵發了。輪到炊事的兵士們常常到田裏去滿載一車蔬菜，或者用繩子牽着豬子的頸部，後面帶踢帶打他牽着回來。

不久，徵發變成他們外出的口實。再不久，這又變成他們的隱語了。尤其……：……這句話，是當作出去找姑娘的意思用了。他們找不到年輕的女人。看一看面貌也好，望一望背影也好，畫也好，照片也好，祇要能够象徵年輕漂亮的女人的東西，什麼都好了。他們拿了女人的手帕，綉衣鞋回來，當作寶貝一般的炫耀。

但是掃蕩了敵軍而佔領了的村落裏面，年輕的人差不多完全沒有了。剩下來的最多也不過是老年人和孩子，青年們被騙入了中國軍，或者被徵發去當了軍夫。女

人，她們是慣于歷次的內戰了，她們知道留在成爲戰區的村落裏，會遭遇到可怕的结果，所以有的跟了退却的中國軍後退，有的避難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因此，去尋找……的兵士雖則很多，能够達到目的回來的兵士却實在很少。

這天早上，這樣地去尋覓……的戰友們，也三個一羣四個一隊的唧着煙捲出發了。燒成焦爛了的支塘鎮的街上，充滿了爲着這種目的而徘徊着的兵士。

在市街盡頭的一間不曾崩壞的農家裏面，近藤一等兵很敏感地發現了一個年輕的姑娘。

「有了，有了，」他對一起地走着的士們說。

女人在陰暗的屋子裏面不轉瞬地凝視着他們。的確是個不過二十歲左右的姑娘，那是遠遠地一看就可以知道的了，近藤們一行四個跨過狹隘的田畦，大胆地走到了這農家的簷下。

小小的板門裏面，女的不動地站着。裏面很暗，是一間極小的屋子，壁掛着犁等等農具，屋子裏面胡亂地堆着一些貧乏的家具，面盆裏還放着一些乾萎的馬鈴

碧和白菜。

「喂，Kunggan（姑娘！）」一個兵帶笑地喊了，面色緊張，表示着恐怖的眼睛顯得非常的黑亮。面貌的輪廓非常漂亮，但是穿着的衣服非常醜陋，頭髮也髹得帶灰色了。

「長得很不錯，可是太髹了！」另一個兵似乎遺憾似的說。

「好啦，進去看一下吧。」

近藤一等兵說着，想把板門推開。裏面，好像上了鎖了。但是他發一聲喊，用肩膀一登，門就很快地開了。柱木和鎖一起地脫下了。

他跨進門去。這時候，突然的女的後退一步，右手拿手槍對着他，扳了一下扳機。格的一響，但是沒有發火。

近藤灣着背脊對準她的胸膛像球一般滾撲過去，很快地將她撲在地上，奪取了她的手槍。

「該死的！」他喘着說：「這傢伙有點不平常！」

被後面跟進來的三個圍着，女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他們四個的眼睛，祇看着她每一急促地呼吸的時候膨脹的胸部和腹部引起的那有秩序的波動。

突然，他們……抵抗這……。

「剝下她的皮來看一看吧！」近藤說。但是，他覺得自己講的話有點……，低聲地補足一句：

「說不定是好細呢，身上帶着什麼吧。」

女的確是很髒。手和不穿襪子地露出着的脛部，都積着泥垢而變成黑色了。兵士們盛着眉頭抓住她的衣服，沙拉拉的撕下來，不洗變而成灰色的褻衣露出來了。從她上身的口袋裏面，從一個布製的錢包裏發見了一張寫着速記般的符號的紙片。

「瞧！果然是好細！」

近藤撫摸着方才奪來的手槍，說：「沒有別的東西了嗎？」

別的兵撕破了她的襯衫。突然，在他們眼前現出了一個白色的女人裸體。這，差不多使他們不能正視一般的眩耀着他們的眼睛。豐腴的胸脯兩側，圓的乳房緊緊

地聳着。豐滿的腰邊的曲線，在陰暗的屋子裏鮮明地浮映出來。近藤不自覺地扳了一下手槍，但是依舊不會發火。

「畜生，差一點，我給她打死了。」

「這一定是好細了。鄉下女人那裏會有手槍呢？」剝衣服的兵士說。

近藤一等兵將手槍交給左手，就……，女的閉着眼睛。他從上向下地將她看了一下，重新又湧起了一種……。這是不能和……區別的，從肚子底下熱起來的衝動。

他不講話將右手的……。差不多進躍起來一般的……動着。  
……，正像做標本一般地，將……，看着，就……  
……了。站着旁觀的兵士們的皮鞋，被鮮紅的血滲透了。

這時候窗外聽見了一陣皮鞋聲音，三四個兵士的臉從板窗外面望進來。

「在幹什麼？」說話的是笠原伍長。

揩着短劍上的血跡，近藤一等兵簡單地說明了事情的經過，攤開了寫着符號的



紙片。

「認爲的確是好細，現在，我將她斬了」。

笠原望着裸體的女人的尸體，縮着鼻水帶笑地說：

「浪費得太可惜了」。

他啣着香煙，跨過田畝，走回道路的那邊去了。

用石塊堆成圓圈，造成一個馬蹄形的竈頭，上面在一根鐵棒上掛了六個飯盆。六個兵士盤腳地坐在周圍，等着午飯的燒好。連風也沒有的午刻，民家牆下的陽光使人睡眠一般的溫暖。大家在傳說，從上海經過羅店，嘉定的友軍，昨天已經佔領了太倉的城市。離開這一圍不到十步的牆角上，堆着一大堆塵芥，血紅的豬的肋骨和腸子隨便地拋着，露出牙齒的豬頭滾在旁邊。這是他們昨天晚上吃剩了的。

近藤一等兵伸直了兩只腳，頸部晒着溫暖的陽光，弄着不久之前奪來的手槍。因爲自己不曾用過，所以他正在研究使用的方法。這是六響彈舊式的連環式底手

鐘。

他取出了不曾發火的子彈，在手掌上滾着，想着方才的女人的事情。醫科大學畢業而進過研究室的他，解剖女人的尸體並不是一件珍奇的經驗。但是殺掉一個活的女人，在他却還是初次。

到此刻想想，也並不覺得特別的殘酷，是好細，那是應得的處分。用手槍打死和一刀刺穿心臟，這是沒有兩樣的。他又想着，倒是從生到死的轉換竟是這樣容易的一件件事了。這是他到了戰場之後常常想起的問題，但是，殺了一個女人，這問題又痛切地感覺到了。

元來醫學是從人體研究一切生命現象的學問。他們醫科的學徒，都是拼命地和獻身地研究着的，可是，作為這種研究目標的人類的生命現象，竟是這樣脆弱，這樣容易，祇要這樣小的一點努力就可以使它消滅！生命在戰場上真是如何的被輕篋被篋視着啊！

這究竟是爲着什麼？近藤醫學生想着。不管是敵人，是友人，將他……：……：這

件事，總就是輕蔑了醫學這種學術的本體。自己是醫學者，而現在竟侮辱了醫學了。

想到這裏，他陷于迷路而感到混亂了。——等着，我自己的生命呢？假使在這戰場上我的性命也遭遇了敵軍的輕蔑，那麼寄託在這生命上的我的醫學究竟是什麼呢？那一定是更……了。

對了，自從到了戰場之後，他一次也不會受過作爲一個醫學士的待遇，也不會一次實用過他的知識。他的智性，出征以來一直的睡眠着。對了，在戰場上，一切智性都是不必要的。——這樣想着，他雖則不知道他的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地解決，但是，在這種境遇之下，耽于這樣的思索，他覺得是不相稱的事了。他打斷了這個疑問，揭開燒滾了的飯盒的蓋，微笑地對傍邊的兵士說。

「方才我殺掉的那姑娘很漂亮，唔，……讓她活着就好了。」

北島中隊長拿一張椅子放在派做中隊本部的民家屋子裏，一邊在架滿了柴的

圍鍋子上烘手，一邊喝着水筒裏的冷酒。和他在一起的是古家中尉，倉田少尉，和南部準尉。

「倉田少尉這次好像幹得很不錯吧，不是連衣服上也濺得很多嗎？」

北島大尉眯着多少有點醉意的眼睛，指着他的衣服說：

「是，弄髒了。」倉田少尉看了看右腕和股邊的血跡。「叫兵士去洗過了，可是洗不掉。」

「斬了幾個？」

「數不清了。在壘壕裏，那是亂砍一陣就是了。」

在細邊羅克式眼鏡下面，他柔和而漂亮的容貌帶着很好的血色。他昂然地挺起了胸，用謙遜的低聲說：

「很久不幹，這次總算很暢快地幹了，……反正，既然出來打仗，不上前線總是不暢快的。」

「唔，唔，對了。」中隊長又倒了一下水筒。「這次，你無事地凱旋之後，拿到

金鴉（譯註：勳章），可以討個漂亮的新娘了。」

「不，活着凱旋，已經不想了。」倉田少尉什麼時候都是很認真的。

古家中尉從旁插進來。

「對啦，在我們村上有五個拿到過金鴉的，五個的老婆全漂亮。金鴉還是要緊的。不會錯的！倉田少尉！」

推開門，當值的兵兩手捧着盤子和碗進來了。

「飯好了，『你』」（譯註：敵兵祇曉得一句中國話『你』，于是就將『你』字當做中國人的代名詞了。）

做的，知味道好不好？」

「哦，『你』燒的，不會有毒藥吧。」

中隊長藏起了水筒，拿起筷來。

「支那料理嗎？」

「是，大概是混合菜吧。沒有材料，反正是燒不出好的東西的。」

北島大尉先用小碗取了一點湯，俯着背嘗了一下。

「哦，當值，味道不錯！」

「真嗎，好，還多着呢。」

「唔，「你」的手段很不錯，中國人還是有用處的！對嗎，古家中尉！」

「是」。他暗昧地回答。

半強制地徵發來的七八個中國人軍夫沒力氣垂着下唇，忙碌地在炊事場工作。當值的三個兵士用手勢來吩咐一下，他們無言的順從着，非常忠實地工作。於是，一個兵突然地感到了想對他們說明，「我殺死了許多你們的同胞呢」的心情，推着他的肩膀，給了他一枝紙煙。

「謝謝，謝謝」。

他們正像被給餌的鷄一樣純真而高興地吸了。

兵士和了：「什麼中日親善，不是很容易嗎？」事實上，在這種非常的場合，一個人和一個人的私的親善，真是很容易的。在各 自己的生命都很危險的時候，而且這並不是由於個人的意志而祇為着國家的作用，那麼，排開一層籬笆而接近起來

一看，大家還不都是同病的病人！兵士和中國，都是懷抱着這種對人親熱的心靈上的孤獨的！

這晚上，倉田少尉又翻開手札，捏上了鉛筆。他閉上眼睛，眺望着自己的感情的波動。在激戰完了的那一剎刻，自有一種安心的鎮靜的，也許，這應該叫做「心的痴呆」吧。但是，這種呆心，是包含着對故鄉人們誇耀的心緒的。

但是，戰後已經過了幾十小時了。跟着激戰的喘息平穩下去，他又不能不感到新的不安了。這不安是什麼？從華北轉戰而來的當時，在貨車中感到的不安，白江敵前上陸之前感到的不安。結果，這不是對於自己還活着這件事的不安嗎？

部隊裏傳說着一兩天之後，就要去參加新的戰鬥。期待着的就是這一件事了！要早一點戰爭，要不停地戰下去。兵隊在戰爭中是祇該作戰而不該反省的！……

倉田少尉支持不住這種交錯的感情的時候，爲着中止這種思索的巡歷而睜開了眼睛。拿起鉛筆，簡單地記了這一天的日記：

十一月十五日，支塘鎮滯在。第三大隊向西方白茹新市攻擊。本鎮歸于平

## 四

十一月十七日清晨，北島中隊從支塘鎮前進，這一晚在友軍佔領了的白茆新市一宿。湖揚子江的時候，對兵士祇發給了三日份的携帶口糧，輜重大行李還不會上岸。所以兵士們到的地方，便非搜索米，肉類和蔬菜不可了。

中國人大概是收穫了穀子之後不將它打成白米就收藏起來的，所以不論那一家都有糙米袋，兵士們搜得了之後便非在石臼裏將它搗成白米而食用不可。但是這一帶的米，却比華北的米好吃得多了。

第二天，這部隊再行軍去參加第一線。到常熟！常熟人口不過五千（？），但是圍着城市，是米，棉花，和絲的散集地，附近一帶全是肥沃的廣野，是一個富裕的城市。失掉了上海的中國軍，將南自嘉興——經蘇州而至常熟的南北數百里的地區，作為保衛首都的第二條防線，崑山已經被友軍佔據了，追着潰走的敵人，已經到



了唯亭鎮和陽澄湖。蘇州的陷落，已經是一兩日內的事了。南方的嘉興，也受着友軍的包圍攻擊。到常熟去，到常熟去！西澤部隊加快了進軍的速度，一直地在廣潤無邊的水田和棉田裏面前進着。

下一天十九日，他們和從崑山退下來的中國軍大部隊在古里村村落的附近側面遭遇了，失掉了鬥志的敵軍經過二小時的抵抗之後便放棄村落，向常熟退却。西澤部隊掃蕩了古里村，就在這地方宿夜。

這晚上，高橋翻譯和片山從軍僧，通信兵們聚在一起，圍着火堆，一邊煮着飯盆，一邊說：

「我們的部隊長老爺可真使人就愛啊，他老是往子彈嗚嗚地飛着的地方走。這真是太危險了。實際上，子彈從頭上飛過不低頭的，祇有部隊長和副官兩個啊。我也在一起，部隊長說着：『危險！你不要來，伏下去！他自己却大踏步的在最高的土堤走，那可有點麻煩啊』。

「這一點可有點不容易學樣吧！」從軍僧用枯皺的聲音說。「可是部隊長瘦了呢

，據說已經瘦了一貫了！」（譯註：一貫約六斤餘）

「副官老爺也瘦了」。通信的上等兵說：「大沽上岸的時候那樣胖，真是好體格，可是現在，打了皺了，他還不止一貫吧。」

接着另一個兵說了：

「瘦了，馬可高興了啊，輕了。」

「片山和尙你今天殺了人嗎？」翻譯說：

「當然，我也跟你們一樣啊？」

「幾個？」

「啊，不會計數，大概五六個吧。」

和尙若無其事地回答。

不多幾時之前，大概是三小時之前吧，和掃蕩古里村殘敵的部隊一起衝進村落去的時候，片山玄澄左手腕上捲着念佛珠，右手捏着工兵的鐵鎚。

提高了乾枯的聲音，和兵士們一起的追着從小路上奔逃的敵兵。敵人對於這村

莊的警徑也。熟悉。中國街隨處都有小衙，隨處都有死巷，逃進死巷的敵兵很快地丟掉武器，跑進民家，脫下制服，穿上平民的衣服。可是對於脫下了的制服，却没有處分的工夫。

「狗東西！」這樣喊着，從軍僧用鐵錘橫掃地砍去。鐵錘沒有刀鋒，但是能砍進腦袋的一半，噴出血來，倒下去了。

「狗東西！狗東西！」

一個個地砍下去的時候，捲在他左手腕上的念佛珠發出乾枯的聲音。他用軍服的袖子揩一揩從額上流到頸鬚間的汗水，正像使用手杖一般的，着還帶鮮血的鐵錘，慢慢地從小衙裏出來。

街市的天空聳立着十處左右的火燭，這是因為敗兵據守着抵抗，于是用火攻的方法而放了火的場所。

一邊在火堆上燒着飯，一邊想起方才的殺戮行爲，玄澄的良心一點也不感到苦痛。相反，他倒反覺得有點痛快。每個部隊裏都有軍僧，但是和他一樣勇敢地斬

殺敵人的，什麼部隊也沒有。

「片山和尙，回去之後，你可應該得個金勳章才對啊。」他在戰鬥中的勇敢，常常使翻譯和他這樣地說笑。他沒有手槍，沒有劍，他的武器常常是臨時拿到就使用的。在華北戰線他斬殺的人數不在二十個以下。在華北的時候，西澤部隊長曾和他說過：

「從軍僧殺得好勇敢啊！」

「是，那是，我會幹的！」他用兵士一般嚴正的姿勢回答：

「唔，對於敵人的戰死者也照樣的吊奠一下嗎？」

「不，也有些從軍僧這樣做，可是我却不幹的。」

「活着的時候非殺死他不可，可是死了之後，那不是吊奠一下也不妨嗎？」

「是，……但是我個人却再也不想這樣幹，看作戰友的仇人，依舊是可惡的。」

副官是個溫厚的軍人，這時候帶着笑說：「這也許是人情吧。」

「這，當然可以說是人情，」西澤部隊長點了點頭。「可是，這樣，你的宗教怎

樣呢？」

玄澄有點困惑，沈默了一下，可是立刻抬起頭來，用唸慣了佛的聲調說：

「不行了啊！」

隊長和副官都笑了，隊長好像下顎蓄長了的鬍子有點發癢，刷刷地搔着，獨語似的說。

「這樣說來，超過國境的宗教是沒有的了。」

這，實在是一句憮然的感慨。部隊長對於宗教家感到了失望了。作爲一個這樣大殺戮的指揮者的他，也許有點道德的苦悶吧。這種苦悶，在現在的場合，當然決不會透露出意識的表面，來左右他作爲一個指揮官的行動；戰爭是國家的事業，一個人的精神上的滿足之類，是早不在問題之內了。這，他當然完全知道，但是，這位西澤部隊長，却絕不是一個祇知道像父母一樣的愛部下，而對於敵人毫沒有愛着之念的軍人！他有一舉屠殺幾千俘虜的決斷。但是和這同時他也感到一點悲傷的空虛。可以安慮這種空虛的，在他以爲是宗教了，作爲一個指揮官，他現在沒有

吊祭敵兵戰死者的餘裕和自由，但是他想，從軍僧也許可以代他做的。而現在，當他聽到了從軍僧祇能吊奠友軍而不能對敵人戰死者合掌，他便黯然他失望了。這，正是那本能的愛好和平的人，在處身于失掉了和平的戰場裏面這種孤寂中間，僅僅地懷抱着的一點點和平之夢也毫不容赦地崩潰了的情景！西澤部隊長是希望着宗教能够有超過國境的力量和偉大的！

在從軍僧自己，當他在自己的寺院裏和平地勸人行善的時候，他也相信宗教是超越國境的，他想，在印度，在中國，在日本，同樣的宗教同樣地被人信仰着，這就是宗教超越國境的證明。這是一種簡單的信仰方法。當他志願從軍，離開寺院的時候，他本來也想替中國兵戰死者吊祭的，可是到了戰場上一看，他便再沒有這樣的心情了。

戰場好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強力作用，可以使一切戰鬥員在不知不覺之間變成同樣性格，可以使他們祇聽思慮同一程度的事物，和提出同一性質的要求。正和近藤一等兵失掉了他的智性一樣，片山玄澄也失掉了他的宗教！在他，殘剩着的宗教

家的面影，祇是懂得唸經和知道葬儀的形式罷了。和他脫下僧衣穿上軍服同時，他已經失去了「僧心」而和「心」同化了。

但是，這也不能說這是片山從軍僧一個人的責任的，在和平的時候，他的宗教也有可以超越國境的寬度的，到了戰時不再能和從前一樣，這並不是宗教的力量不夠，而祇是因爲國境這限界高得難以超過罷了。

第一日出發的時候突發一件事故。

鎮市盡頭有好幾處敵人的防禦堡，掃蕩了之後，昨天晚上在這地方站了步哨。早晨北島中隊的一個兵士出發之前想到這洞裏去大解，拿了草紙去張望一下，突然，他被從暗中發出來的手槍子彈打倒，就是這樣的被拖進壕裏去了。

聽到這個報告之後，笠原伍長突的張開了嘴巴，這是他的一種不能名狀的激怒的表情。

「好，拿機關槍來。」

這樣喊着，他拿着刀走了。

防禦堡圓地聳立在離田地不遠的河邊，這左近躺着五六個中國兵的尸體。有幾個好像昨晚被餓狗咬了，臀上的肉已經半邊沒有，連大腿骨也看見了。兩個兵拿着槍伏在田畦的洞裏。

走到這裏他站住了。該死的！這可無從下手啊。拿着輕機關槍的四五個兵士在他後面腹行過來，可是，從這兒開槍也是打不到的。

「喂，」笠原回頭來對部下說：「去拿發煙筒來，快，拿三四個來！」  
兩個兵士的脚跟踢着菜地上的土，匍伏地跑回去了。在他們回來之前，笠原咬緊了牙根，「畜生，畜生」地罵着。

立刻發煙筒丟進洞裏去了。從兩邊的入口突突的冒出煙來。笠原擠到兵士們前面，抵住了輕機關的尾部，全身着實地伏在田畦的泥上。

一刻，一個藍軍服的中國正規兵從煙裏跳出來，兩手跑着頭逃走了，也管不得什麼方向，祇是一有地跑就是了。搭搭搭搭……他的機槍使大地戰慄似的響了。



「一匹！」笠原怒喊着。

接着，兩個人同樣的跑出來了。

「兩匹，三匹！」

機槍又發出菱形的火光而怒叫了。——這樣，數到第十一匹的時候，他方才站起身來向前走。

走到洞口，他刷的拔出大刀，望着還爍着煙的洞裏爬進去了。三個兵跟在後面。

不多一會，笠原鑽出來，後面的兵士們抱着已經死了的戰友的尸體。他的身體已經被十一個敵兵砍爛了，尸首靜靜地躺在田畝上。

「立——正！」笠原喊。兵士們各在自己的地位將脚跟併在一起。

「敬禮！」

喊着，他的喉嚨被哽住而乾啞了。他將刀舉到自己面孔前面，再望右邊撇下去。他的眼裏流着眼淚。不帶步槍的兵士行了舉手禮，手一時放不下來。

「大家捨着，回去。」

伍長下了命令，縮着鼻水走回去。第八個中國兵正躺在腳邊，他用力地在下顎上踢了一腳。

在笠原伍長，殺一個敵兵等于殺一尾鯽魚。他的殺戮完全可以無動于中地執行的。祇是無情地可以激動他的感情的，却是對於戰友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本能的愛情。他真是一個好的兵士，也可以說是兵士的標準。他雖則沒有西澤部隊長一般高邁的軍人精神，但是他也沒有平尾一等兵一般容易錯亂的浪漫主義，沒有近藤醫學士一般迷惘的智性，更沒有倉田少尉一般纖細的感情來妨礙他自己的行動。不論怎樣的激戰，不論怎樣的屠殺，他總保持着——一種堂堂的毫不動搖的心的安定，換句話說，對於戰場上沒有用處的銳敏的感受性，自己批判的知的教養，他是完全不具備的。這樣勇敢，這樣忠實的兵士，才是軍中要求着的人物。同時，即使是平尾一等兵近藤一等兵們，祇要長期在戰場上過下去，也一定會變成笠原一般的性格，實在

也是非變成如此不可的，說起來在到戰場來之前，笠原已經是一個最適宜于戰士的青年了。

祇是，他的缺點，却在沒有上官命令而任他取自由行動的時候，他可以幹出意想不到的殘暴這麼一點。他的勇敢翻過身來，是立刻會變成兇暴的，在這一點，倉田少尉的勇敢就不同了。在他的勇敢反面，可以說祇表示着感傷的溫和，所以即使同是勇敢，內容還是相差得很遠的。

和他們兩個比較起來，平尾一等兵的勇敢又不同了。他的勇敢多少的帶着自棄的乃至嗜虐的色彩，說得勉強一點，是一種近於發狂的勇敢。翻過身來，結果流露出來的祇是他的浪漫主義崩壞的那一瞬間發出來的一種狂暴的悲鳴。當然，這種狂暴的悲鳴祇要戰地生活繼續下去，也一定會找出某一方向的妥協點，而尋找出自己感情之安定點的。

## 五

在從古里村到常熟的街道，西澤部隊和從崑山追擊敵軍而來的友軍前線部隊遭遇了。於是，他們開始了圍攻常熟的準備。

友軍的大部隊沿着常熟北方的溪流西行，占領了虞山。向南進追的部隊也橫斷了崑城湖而在莫城鎮上了陸。於是，西澤部隊便擔當了正面的攻擊。

下着雨。是一種混着雪珠的大雨。因此和昨天的溫暖比較起來，便顯得格外寒冷。常熟的市街在城牆的後方帶着灰色的雲霞，這已經不像是個住人的街市了。

從午後起開始了激戰，下着雨，很冷，這是一次並不悠閑的慘烈的戰鬥。兵士們弄成滿身泥濘，沈默地奔跑，沈默地戰鬥。

敵人的塹壕掘了三四層，占領了最前線的塹壕，壕裏的泥水積得和小河一樣。兵士們將踝骨以下浸在水裏，不斷地受着炸裂的手榴彈和迫擊炮的襲擊。這是一次焦躁的戰鬥。兵士和將校都希望快一點衝鋒，使戰鬥早一點結束，這並不是因爲士氣昂揚。憂鬱和苦痛重重地壓住了整個的戰場。砲聲和輕機關的聲音都失掉了它的輕快，因爲從高空落下來長的雨腳，這聲音也變成了沈重而不響亮。

對於這樣的戰爭最感到憤怒的是北島中隊長。這位愛酒的大尉無次數地在鼻下拭着從巴掌上流下來的雨水，不斷地說着：「沒辦法，沒辦法！」這樣沈默地打下去，那是誰也知道不論打到什麼時候還是打不出結果來的。沒有結果，那麼兵士們便非浸在水裏過夜不可了。這如何的使他們苦痛，如何的可以減弱明天的戰鬥力，那是不想也可以知道的事了。

「衝鋒」，他低聲地說：「除出衝鋒沒辦法了。」

他低頭凝視着部下的狀況。兵力並沒有怎樣地減少。他決定衝鋒了。眼前手榴彈不斷地在炸，和敵人的塹壕有八十公尺的距離。好，他喊着，用手在泥上一撐，從壕裏爬出來，揮動長刀，下了衝鋒命令，最先的衝上去了。

但是這衝鋒完全失敗了。兵士們意氣昂揚，呼吸一致的時候，那麼，中隊長一上去，全線兵士立刻就會像一般的散開，像撒網似的衝進敵陣去的，可是現在，兵士們雖則希望着早一點前進，早一點結束戰爭，但是沈重的憂鬱籠罩着全線，中

隊的呼吸已經亂了。中隊長突然喊着衝鋒跑上去了，可是右翼和左翼都漸漸地比他落後，衝鋒線變成了以北島中隊爲頂點的鈍角的兩條邊了。當然，敵人的機關槍是集中到中隊長身上了。

北島中隊長站在前面的姿態真是非常的勇壯！他頸上圍着一張白色的兔皮，高高地豎起了外套的後領，左手捏着手槍，右手舉起日本刀，以非常巨大的步伐向前邁進，這真是一種威壓敵陣的悽慘壯烈的衝鋒。但是，當他跳過並排着的三個土饅頭似的墳墓，他平伏地倒在泥田裏面，就是這樣的不起來了。

中隊洶湧地衝入敵陣，佔領了那一條戰壕。但是在中央和中隊長一起衝上去的兵士死傷了不少。古家中尉立刻替上了中隊的指揮。

佔領了戰壕之後，倉田少尉帶了兩個兵，回頭去收容中隊長的屍體。

一個兵士將大尉的屍體緊緊地抱在身邊，伏在泥濘裏面，手裏捏着鎗劍，看見倉田少尉走近來，很快地站起身來，舉着鎗明確地說：

「中隊長老爺戰死了！」

少尉不回答，一只脚跪在北島大尉傍邊，將俯伏着的巨大的尸體翻過身來，放在自己背上。頭上胸部腹部，受了五六發的機關鎗子彈。圍在他頸上的兔皮沾透了泥和血，已經變成濕搭搭的一塊了。不斷地降着的雨雪洗去了他頰上的汙泥。這是胡亂地長着鬚髮的巨大而蒼老的顏面。少尉用自己大衣的袖子替他仔細地揩去了嘴邊的泥漬。這時候兩個兵士找來了兩根這一帶的戶夫掛稻草用的竹桿，從背囊裏取出攜帶天幕，造成了一架應急的担架。

前線又發出了銜鏢的喊聲，古家中尉開始急追了。倉田小隊的指揮，是由部下的軍曹代了。少尉抬起頭來，遠遠地望着前線的銜鏢，再看了一眼倒在泥田中的受傷而呻吟着的戰友。友軍的砲彈發出吼聲在頭上飛過。後方好像有新的部隊上來了。馬和砲車在雨中現出了灰色。

「你們兩個將中隊長老爺送到後方去」，少尉說。

兩個兵抱着北島大尉，將他放在担架上。少尉替他揩乾淨了方才拔出了的軍刀，將軍刀鞘裏去。拾起丟在泥裏的手槍，也替他裝進槍盒裏面。突然，少尉想，也

許中隊長的水筒裏還有酒吧，這樣一想，少尉方才覺得自己的眼圈兒有點濕潤了。兩個兵担起尸體走了。

「到了後方之後，叫衛生兵快來，說這兒負傷的很多！」

「你留在這裏照顧負傷者吧。」少尉對另一個兵命令，直立不動地望着漸漸遠離了的中隊長遺骸，行了個舉手的敬禮。很快地濺着畦路的泥濘，望着前線走去。

在這一晚上友軍從三面攻入了城垣，插在城門上的日本旗被雨打濕，發出了拍拍的聲音。拂曉開始肅清工作，正午完成了常熟的佔領。

休息了一下之後，中隊還活着的兵士全體整列，向北島大尉的遺骸告別。古冢中尉在柴木上點了火，用竹子和木片自造的筷子檢起遺骨，裝在白木箱裏，用白棉布包好，套在頸上掛在胸口。兵士們也同樣地檢了相好的戰友的遺骨，照樣的掛在各人的胸前。到了晚上，他們在充作營會的民家的室內，將遺骨供在高一點的欄板上。有人去找了菜油來點了燈，找不到油的便點着一枝香煙，墜在靈前代替了線



香。

倉田少尉將昨晚不能寫的日記和今天的合在一起，寫着：

——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雨。從二十日正午開始常熱總攻擊，至二十一日正午止，劇戰念四小時。中隊長戰死，哀痛無極！

但是在此刻，他却在精神上感到了某一種的轉機。這時候，他的那種焦燥的不安已經漸漸地熄滅；他的那種但求速死的心的錯亂狀態也漸漸地鎮靜了。說起來，他以前的那種焦燥，不安，和勇敢，解剖開來一看也祇不過是對於生命瀕于危機那個時候所發出來的本能的恐怖。但是現在，他親眼地看到了中隊長的戰死，他覺得以前的恐怖已經不復再存在了。這是某種實感的飛耀，——也可以說是陷落。也許，這可以說是本能地避開自己崩潰的感性的麻木。于是，他感到了心靈的輕快，而在這種生活裏面發現了明朗。當然，將這種明朗穿鑿一下，我們也許仍舊可以發見在很深的底層蟠據着的黑暗，但是他現在，却絕對不願再將這種穿鑿加在自己身上了。在此，他感到了心地的開展。這是一種自由感，也就是一種無道義感了。

換句話講，一種無反省的殘虐感，在他心裏開始活動了。他漸漸形成了一種對於任何慘淡的虐殺都可以參加的個性，這就是漸漸的和笠原伍長接近了。

伍長這晚上也和倉田少尉在同一營舍裏面烤着火，和孩子一樣地縮着鼻涕。一張豐滿的圓臉，頰，唇，和鼻尖，紅得像惡戲的孩子一樣。他脫了皮鞋，毫無顧忌地將腳伸到火堆前面，嘴裏講着粗暴的話。

「啊，腳皮又長厚了。喂，在戰壕裏，不像摸魚一樣嗎？」

左手小手指上，他戴着一個銀的戒指。倉田少尉看見了，說：

「伍長，這是什麼？」

「啊，這個？這就是這樣的東西啊，」他嘻嘻地笑着抓住了旁邊的一個兵士的手。  
「這傢伙也戴着呢。」

「那兒來的？」

「少尉！這是姑娘給我們的！」

于是兵士們又笑了。

「用手槍的子彈換來的吧，笠原！」

「對啦！」他回答。「我說不要，可是一定要送給笠原先生，沒辦法，受了」。

好像中國女人的結婚戒指是用銀做的，不論那個女子都戴着銀戒指。有的彫了很細的花，有的刻了名字。

「我也得弄個做做紀念啊。」少尉笑着說。於是笠原更加起勁地喊了。

「那可非請少尉老爺自己去找不可啊！打進無錫，立刻去找個姑娘吧。常熟進得太遲了，全逃走，不知那兒去了。哈哈哈哈哈。」

從南方進常熟的友軍一個部隊，追着潰退的敵人西進，西澤部隊就做了這部隊的後方部隊。雨還不曾停，步兵，戴着砲的馬，戰車，軍用汽車，通信部隊，××旗，輜重小行李……在泥路上排成了蜿蜒半里的行列。這裏面還有老遠的從支塘鎮帶來的三十個中國人的軍伕。外加十五頭水牛，五十頭中國馬和驢子。

對軍馬的訓練，使將校們得到了一個新的看法。這就是日本馬如何沒用這件事

了。在兵營裏的時候非常有規則地練訓，給飼料也規定了一定的時間，這樣的生活繼續下去，日本馬的確是優秀了。可是在激烈的實戰裏面，飼料的時間沒有規則，休息的時間不能準定，於是軍馬就軟弱到一點沒有用了。

在這一點，中國馬平素受慣了虐待，所以在戰場上顯出它的優點。兵士們看見馬就拉，加進行列裏面。很矮，足上的毛很長，看起來真是一副愚鈍的蠢相，可是這對兵士們有了很大的幫助。但是對於敵國的馬，兵士們好像也沒有感情。對中國馬加以各種的虐待，倒下來，就棄置着誰也不去理會。被棄的馬晚上遇見餓狗，連腸子和腿上的肉都被吃去了。

放棄了常熟蘇州的敵軍退往西走，守住了無錫的堅陣。人口二十萬的城市，農產物和生繭的散集處，大運河和京滬路的交通要道，也就是南京攻畧戰的重要的防禦地點。二十日，海軍航空隊從友軍頭上飛過，對無錫的敵陣加了痛烈的轟炸。

地上部隊的攻擊于二十一日開始。從蘇州追擊來的友軍長驅望亭，沿京滬線前進，開到常熟的西澤部隊和其他，跨過沼澤地帶，從東進擊。敵陣用鋼骨水門打的

防禦保護着，守得很鞏固。

古家中隊的戰鬥于下午開始，奪取了一條戰壕，用步槍和機關槍對着敵陣，戰線已經被黃昏所遮掩了。敵人守得很堅固，找不到一個衝鋒的機會，天暗了之後槍聲漸漸的疏落，戰事好像告了一個段落。

割了稻之後的田畝平坦無限，在這中間點地綴着幾處低矮的民家。民家的後面總有一個掘成的小池，溪流的水就流到這池沼裏面。黃昏之後水色變了深鉛，岸邊枯草的根上從朝上起已經浮了一層白色的薄冰。稍遠一點可以看見全黑而低矮的無錫城垣。這上面是廣重（編註——日本畫家）的版畫一般藍色的天空。回轉頭來一看，在經過了的戰場，扶持着負傷兵的看着護卒的黑影，正像水墨畫上的人物似的浮映在地上。找一找戰死者的時候，就可以看見佇立合掌，祈禱着冥福的片山從軍僧的矮胖的姿態。

倉田少尉，平尾近藤一等兵，和機槍分隊的笠原伍長們鐵盔傍鐵盔地吸着紙煙的壕邊，有一間偏平的農家。屋頂被炮彈打掉，門窻倒在地上，後面的菜園遭了蹂

蹣，黃昏時節這一帶更顯的異常的黑暗。在這屋子裏面發出了女人哭泣的聲音。槍聲停止之後，這聲音立刻被兵士們聽清楚了。

「什麼？女人在哭呢。」好色的笠原伍長說：「是姑娘！」

「爲什麼會留在這地方呢？」倉田少尉低聲地獨語。

平尾一等兵在遠一點的地方聽到這種會話，說着，「那裏，讓我找一找，」就跳出土壕，帶跑地走向民家去了。

「危險！當心些！」倉田少尉回頭來注意他。

「我也去！」

笠原伍長說，跳出戰壕，俯着頭痴笑。

兵士們望着他們，兩個一步步地穿過倒下的窻戶，鑽進黑暗的屋子，便看不見了。哭聲停止了。等着的兵士們焦躁起來。他們真是太少接近年青的女人了，在戰場上，奇妙地儘會想到女人的事的。

不多一刻，笠原和平尾從方才進去的門裏回出來了。跳進元來的戰場裏面，平

尾說：

「母親被子彈打死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呢，怪可憐的。」

「長得漂亮嗎？」一兵說。

「啊，很不錯。」不知什麼原故，平尾用憤憤的調子回答。

突然，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敵人的子彈又嗚嗚地飛過來了。彈丸在壕邊的泥田裏面出尖銳的低聲鏗了進去了。但是，這種微弱的聲音，更象徵着彈丸的冷酷的殺傷力，而使人覺得恐怖。

兵士們有的將頰部近槍托假睡，有的拿出飯盒，慢慢地嚼着凍硬了的冷飯。先在嘴裏等它解凍，然後，開始咀嚼。夜深之後，敵人的惡戲般的射擊全停止了。友軍也不開鎗。他們頂上晴朗的天空形成一個偉大的蒼穹，沒有纖雲，透澈無限。全是星。比在日本看過的，好像還多了好幾倍，他們看慣了的北斗，三星，也可以看到。星，奇妙地使他們想起了故鄉。可以看到這些面熱的星，而自己却處身在中國，這好像是夢一般的事了。淡淡的感傷，使戰壕更冷靜了。

這時候突如其來地使兵士們聽到的，還是方才那姑娘哭泣的聲音。

「還哭不休！」平尾一等低聲的埋怨。

他想起了方才看到的那姑娘的姿態。是貧窮農家。母親的年紀並不很大，在暗中看到她那不動的手還很潔白，姑娘穿着一條棉褲，和一件大襟的衣服。將母親的頭抱在胸口，把面孔擦着她母親的頭髮哭着。她的哭法和日本女人的那種無變化笨拙的方法不同。她直率而又複雜地表現了她的悲哀。

夜深之後，她的哭聲更悲痛地激盪了這個寂寞的戰場，一刻放大了聲音號哭，一刻又忍住了聲音嗚咽，有時候還發出一種既不像吼又不像吠的獸類長鳴一般的低聲，接着又是一連近于悲鳴的叫喊的音調。

聽着的兵士們誰也不響，一種迫透胸臆的哀感緊緊地壓住了他們的心胸。感到了激烈的同情，但是超過了同情之後，却變或一種焦灼的心緒了。

倉田少尉將鐵盔的繫帶緊緊地束在額下，靠着壕壁蹲着，從胸口取出了他的日記。接着電筒翻開來，……但是女人的哭聲充滿了他的耳朵，使他焦躁得不能



寫字。熄了電筒，閉了眼，聳着耳朵。腦子好像被攪亂了。……突然，他聽見了別一個聲音。

「喂，討厭！」

回頭來看，黑暗裏面，平尾一等兵彎着背脊跳出壕來，他的影子，映在大空的星光底下。

「那兒去？」近藤一等兵在壕裏說。

「那傢伙……！」

平尾一等兵這樣說着，拿着鎗，就是這樣低着身體跑過去了，五六個兵士發出很響的腳步聲音。跟在他的後面。

他們望完全黑暗的屋子裏鑽進去了。在砲彈炸破了的窗口射進去的星光之下，嗚咽着的少女還和傍晚一樣地蹲着。平尾……。她抱住……。不放。一個兵將她扯開，……。就是這樣帶拖帶扯的……。他們將她帶到了正面的門口。

「啊呀，啊呀 啊呀……」

發着發狂似的銳響的聲音，平尾將她……周圍……各兵士們也……差不多十秒鐘……變成扁平的棉被一般的舖在……了。興奮了的兵士們的發燒的臉上，感到了一陣異常的熱意。

倉田少尉從壕裏伸出頭來，在陰暗中看出了這種情景，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興奮了的兵士們吐着口沫回來的時候，盤脚坐在壕裏抽煙的笠原伍長帶笑地說：

「幹得太浪費了！真的。」

這一句話真是如何的解救了倉田的苦悶啊！他咬緊嘴唇，喊了聲「好」，不轉瞬地從那煙草的火光裏面凝視着坐在壕底的伍長。這樣的虐殺，倉田少尉的神經，是再也忍受不住了，可是：一方面他以「有關士氣」這個理由，明白地承認了平尾一等的兵的行爲。這是正當的理論，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在這理論的另一方面，他的神經却感到了撕碎一般的苦痛。而現在，笠原伍長的那句粗魯的放言，「幹得太浪費了」，却將他從這苦痛裏面救出來了。

倉田少尉衷心地佩服了他的那種神經的粗笨，也可以說，他有點羨慕，他重重

地吸了一口冷的夜氣，再在心裏喝了聲「好」！在他前面，戰場的確好像又的亮起來了。

而平尾一等兵，却沒有這種明亮。虐殺之後回到塹壕裏面，盤腳坐下。

「這樣總算靜了！」他低聲地自語。

的確，聽到那哭泣的聲音，他的情感是無法可解放了。他完全懂得戰爭的國家的意味，這，是沒有批判之餘地的。但是，當他想到戰爭的個人的意味的時候，那麼各樣的慘狀使他覺得不能再忍耐了。他的浪漫主義，在這種地方依舊還在默默地燃燒，他的感受性使他明白地知道：方才那……，非特不能鎮定他的苦痛，反而可以使他不能忍受，可是他第一個跑出去的那……却祇是企圖逃出苦痛的一種本能的絕望的努力，唯一的出路，同時也是浪漫主義的……。在這，使他最愉快的，就是五六個兵士和他一起地……，他淌着眼淚，表示了對這幾個兵士的感謝。

現在，女人的哭聲終止了。戰場的夜，依舊是死一般的沈默。于是，這種萬籟

無聲的濃濃的靜夜，又使平尾苦痛起來。一種要呼喚的衝動，從他腹處衝上來了。應該吹幾句大砲了！但是在這場合，大言壯語也是不可能的，他尖起嘴唇，吹出了口哨。

聽着他口哨的輕快的節奏，近藤一等兵又開始思索他的論理的矛盾了。——人類的生命現象，是這樣容易終結的！那麼，執着于這種無常的生命現象的醫學，究竟是什麼？不，應該說，我們的生命，究竟是什麼的！……祇不過是……一般的東西罷了。醫學……和蒼蠅一樣，——他禁不住獨自的苦笑了。這是支離滅裂的狀態。對於那……，他心裏並不受任何的衝動，他的神經，是強健的。也許可以說，他像螻蛄一樣地懂得護身術，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在他的感受性上將蓋子蓋上的。當然，這是他從研究醫學所得到的學問。醫學對於他的人生賦與了哲學。他在戰場上客觀戰場，而保有着一種不屈服于客觀的強度。因此，他是一個和笠原伍長的人格最難同化的兵士。他斬殺女偵探，和笠原斬殺放火的中國人，乃至平尾殺死哭泣的……，完全兩樣。他明明具備着對於殺戮的反省，可是他是勇敢地超過

了這種反省而幹的！換句話，就是他的智性，在這場合是和戰場妥協了的。

## 第二天近午。

古家中隊前進了五百公尺，但是前面橫亘着一條很深的河浜，上面有座石橋，但是敵人退却的時候已經炸毀了。平尾和近藤受了倉田少尉的命令，去徵發船隻。

河浜的土堤離河面四五尺，很遠地蜿蜒着。下流三五百步的地方點綴着兩三處村屋。不跑到那邊去，大概是找不到船隻的。

雙方機關鎗的射擊沒有一分鐘停息。迫擊炮彈常常發出特殊的聲音從空中掠過。兩個人沿着堤岸。跨過水邊的枯草和中國兵的尸體，曲着腰望下流走去。

走了一二百步，近藤爲着要使他的言語不在槍聲中消失，大聲地喊：

「喂，平尾！有姑娘呢，看，還活着的。」

他指着的是對河的堤邊。在那斜面的枯落了的楊柳下面，有一個女人伏着。隔着不滿十公尺的河面，女人的樣子看得很明白。她正抬着白淨的顏面望着他們。是

一個農家的年青的媳婦。

「不還抱着小孩嗎？」平尾吃驚地喊。在她胸前裹住一般的抱着一個才出世的嬰兒。

兩個沒有站定的工夫，跑過去了。

「爲什麼，那傢伙站在那樣的地方？」

平尾好像不放心，帶喘地說。

跑到民家近處，還是沒有船，再往下流一二百步，才找到了一只。很快地用根棒漕着，往上流去，回到方才那個農家媳婦躡着的地方，他們聽見了乳兒劇烈地哭泣的聲音，女的滾到水邊，伸着手足，身體朝天，連爬行都還不會的嬰兒伏在她的胸口，鼻子挂在枯草裏面，還在大聲地哭喚。女人從顛顛邊流出一條血線，黑黑地汗積在耳朵旁邊。

平尾站在船上緊緊地捏着木棒，望着她們兩個。近處浮着諷譏的笑，很快的搖

「平尾！」他說：「將那孩子……吧，和昨天的那個一樣，還是這樣慈悲呢。這樣的伏着，到晚上會被野狗活活的咬死的」。

平尾站在艦上，不轉睛的望着漸漸地遠離了的母子，咬着嘴唇，頰肉抽着，簌簌地流下淚來。但是這時候，他的浪漫主義正浸沉在絕望的陶醉裏面。

## 六

無錫不愧是個堅城，第二天的戰鬥終于不曾達到破城的目的。這一天，西澤部隊失掉了他的旗手。祇有一粒子彈穿過了他的左胸，安置在担架上的時候就已經斷氣了。

「對部隊長說，很抱歉！」這是他最後的一句。

部隊長和副官兩個到離開他三四百尺的前方去觀察火線了。部隊族的護衛的跑過去傳達，他便向着抬向後方竹叢裏去的担架靜靜的行了個舉行禮。離開砲彈穴，又沉默地望前走了。

「他要我稟告部隊長，他很抱歉！」兵說。

部隊長屹然地回轉身來，望着兵士。

「沒講別的話嗎？」

「是，立刻就斷氣了。」

兵士俯着頭，咬着嘴唇。於是部隊長將背部向着他，用和氣的語調說：

「和從軍僧說，鄭重地吊奠他！」

一晚上不曾停戰，翌廿六日好容易才將無錫攻下。長期間的戰鬥疲勞了的兵士，占領了市街的屋子，擠進市民們的床上就酣睡了。

部隊的大行李還沒有上岸，最多也不過纔到上海吧。因此前線部隊不能依靠後方運輸，一切物質現徵發應急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了。

米和蔬菜比較的並不困難，最缺少的是調味料之類的東西。在無錫駐屯的期間，缺乏得最利害。

當值部隊本部廚子的對於一碗用剩了的方糖，也看得非常的珍貴。



「喂，這是部隊長老爺用的，你們不准揩油！」

「武井上等兵用紙包好，放在擱几上面。每逢替部隊長燒菜的時候稍稍的取用一點，但是剩下的也已經不滿一酒杯了。」

「沒有糖嗎？什麼地方都……」

燒飯的餘暇，他老是這樣的在街上尋覓，但是一點也不能得到。

這一天傍晚，武井正要使用這一塊剩餘的白糖替部隊長燒菜的時候，擱几上的白糖包突然不見了。

中國鍋子裏煮着蔬菜。灶下焚燒着桌子的脚和壞了的箱子。他站在灶前張開了嘴喊了：

「喂，放在這兒的糖那裏去了？」

當值的兵大家都說不知道。有的說中飯的時候還看見，有的說也許給風連紙包的吹掉了，最後，懷疑到形跡可疑的中國人身上去了。在炊事場，有五個從支塘鎮帶來的中國人在做工作。

上等兵滿面通紅地發怒了。但是他不能講話。他着力地在最接近他身邊的一個十七八的中國青年臉上打了一記巴掌。他想，一定是他偷吃的了。打了之後，叫部下的一個一等兵去請本部的繙譯

「啊，好菜！」喊着，中橋繙譯啣着香煙走進來了。

武井和他講了經過，請他訊問一下。

這青年是一直從支塘鎮帶來的中國人，是個聽話而勤謹的漢子。中橋不相信是他偷的，沒辦法總得訊問一下。回答是說不知道，大概是兵士們拿的吧。

「兵是絕對不偷東西的！」武井上等兵睜着怒目說，決定了搜一搜他的身體。

從他口袋裏搜出了一張攔皺了的紙片，這明明是包糖的昏了。糖，已經被他吃掉了。

武井上等兵氣得在嘴角上流出了口水。立刻將他拖別離開廚房幾十步路的池邊去了。在池子對面，近藤一等兵淘着飯盆的米，正想去燒晚飯。

武井……沒有一瞬間的躊躇，立刻……青年……，波紋傳到三

十尺的對面，波浪打在近藤正在淘米的岸上，發出了拍拍的聲音。他很快地停止了淘米，站起身來喊了。

「你幹什麼？」

「壞東西！費盡心思替部隊長留下的一點糖，給他偷吃了。」

「啊。」近藤提着飯盆，凝視着水裏的………。

上等兵皮鞋聲很響地回去了。近藤不能再在這池子裏洗米，覺得有點懊惱。但是，一塊方糖，就換了一條中國人的性命。生，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又想起來了。可是在此，他想起了基督的話來：雀子不是一只一錢地在賣嗎？但是神，還是連雀子也做得很美的，雀子的生命和中國人的生命什麼差別也沒有了。中國人不是可以拿一塊方糖交換嗎？那麼神，你連中國人也造得很美了。……想到這裏，近藤重新將他感受性緊緊地蓋好，又和戰場妥協了。右手提了滴着水的飯盆，鼻子裏哼着歌，回到焚火堆的旁邊。

武井上等兵回到廚房，剩下的四個中國人用不安的眼色偷看了他一眼，巴結地

做着燒飯的工作。武井潑水洗了手，將煮着的蔬菜攪了一遍。中橋還站在身邊。

「斬了？」

「當然。」

「算什麼呢，讓他……了不好嗎？那傢伙倒是很勤謹的，別太性急啊！」

「得替我想一想啊！」武井很快地說着，把臉背過去了。中橋吃了一驚，這位上等兵在流淚了。在部隊長的菜裏不能加糖，竟是這樣的悲傷？繙譯祇能默默地走了。

不多一刻，武井盛了煮好的菜，捧到西澤部隊長的房間裏去。菜，祇是這一點。部隊長在醒醒的桌上攤着戰死者名簿，不轉睛地望着。

「今晚上沒有了糖，菜不入味了。」他低着頭說：「明天一定想法子找來。」

「唔，沒有關係。」部隊長頭也不抬地回答。

「對不住。」他再鞠了個躬，退到廚房裏，蹲在灶下，凝視着炎炎的火焰。

「武井，不吃飯嗎？」另一個兵叫他。

「過一刻吃，」他回答，不站起身來。

無錫出發的早上，兵士們都將自己的……燒了。與其說是……，不如說是大部分期待着……的原故。

這一方面表示了不再……退回來的決心，一方面可也爲着防止敗兵再利用這些……。同時，也祇有……，才表示了最確實的佔領。

軍隊的行列離開城市而走進廣漠的沃野的時候，回頭來看還可以望見……的……無錫上空的太陽。……吹拂着的風一般的聲音，遠遠地可以聽見。人口二十萬的都市無錫，大部隊出發之後，除出極少數的警備隊之外，差不多全沒有居民的人影了。從這個十字路延燒到那一條街，……便自然地消去了。

這一日部隊沿着鐵路行軍，到橫秋鎮一宿，在這兒知道了常州已經被友軍所佔領了。

到南京去，到南京去！

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兵士們爲着這而歡喜了。和無錫常熱不同，打到南京，便表示了決定的勝利。他們不感到倦怠了。

行軍的隊伍裏面日本馬漸漸減少，中國馬和水牛漸漸加多了。同樣，中國人的軍仗也增加了。這是一個異樣的風景。中國人幫助我們進攻南京！他們牽着水牛的鼻緒，穿着黑色的短棉褲，赤脚地走着。兵士們吸着烟，並排地走着，用背着鎗的右手臂撞他們一下，說：

「你，南京，姑娘，有？」

了解了這不完全的言語之後，在他們許久不洗的頰上正像淡淡的影子似的浮出了一絲寂寞的微笑。

「有……」

兵士們笑着點了點頭，不自覺的講了一句 *arr-right*。但是說出之後，又想到了這不是中國話了。不知道話如何講法，他們覺得有點遺憾。他們努力地想知道許多中國話，能够隨口地講話，這是如何的愉快啊。可是，即使這種和平的時候，看不

起中國人的念頭這是根深蒂固地潛伏在他們的心底的。

行軍的兵裏面有若干分之一是帶着戰友的遺骨走的。白茄江上岸以來的戰死者遺骨，沒有一具後送過，到今天都還帶在戰友們的身上。跟着戰線前進，戰死者之數漸漸增加，部隊的人數漸漸減少。因此，帶着遺骨行軍的兵士比前增加了一倍。的確，這是未死的兵的行列。每次戰鬥終結之後，對於自己依舊活着這事總感覺到異常的奇妙。尤其是部落裏宿營醒來的時候，常常會奇妙地覺到自己的生存。

三十日一早，西澤部隊從橫林鎮出發，開往常州。在出發之前集合的時候，白茫茫的朝霧掩在地上，大家望村外的集合處走去，路上，武井上等兵和炊事當值的七八個兵士喃喃地正在談話，他將從宿舍裏拿出來的戰友骨箱縛在背上，打了個結，突如大聲地唱了。唱的是流行歌，但是他隨意的改了幾句，因此這祇是沒有頭尾間的中間的幾句。

「約好了一起死的，可是這時候，剩了我一個，不太慘嗎？」

「你，歌倒改得很不錯！」一個兵說。

他們背着的遺骨是裝在竹筒裏面而上面用棉花田裏的棉絮塞住了的東西。最初是用白木箱裝的，後來因為背着打仗，白色的容易被敵人當作目標，所以改方法了。也有兵士將遺骨裝在吃完了的罐頭食物的罐子裏面，藏在背囊中間。對於遺骨，他們沒有對普通死人乃至骨殖一般的不快的感覺，而祇覺得非常的親切。他們將這遺骨看作還有生命，也許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們感覺到自己活着的祇是一種偽裝的姿態，而明天也許可以變成和他們一樣的原故。他們，也許可以說是一種活着的遺骨吧。

這樣，戰死的兵和未死的兵提攜着，望着南京。

## 七

西澤部隊的大部分這一天上午到了佔領不久的常州，零落地屯在城裏午膳。城外民家差不多完全破壞，簡直可以說沒有一家完整的屋頂。沒有人跡的荒涼的城上，祇有一面日章旗飄着，兩個警備兵拿鎗站着，在晴朗的天空中顯得非常的渺小。



繼續着沒有戰鬥的行軍而遇到休息的時候，兵士們的心情就會變成非常的悠閒。有時候，這甚至於覺得好像組織了團體而在觀光旅行。這一天天氣很好，在冷了兩三天之後，這一日更覺得和暖得和春天一樣。弄得亂糟糟的公館住宅的院子裏盛開着山茶，崩壞了的砂包陣地後面餓倦了的狗子在曬太陽。

兵士們從城外民家去徵發了驢馬，交替地在沒有人的大街上騎來騎去，也有去徵發了豬子，用繩子牽着回來，——不必說，這是預備作晚餐用的。

担柴炊事的兵士拿出了一枝從中國兵那邊奪來的舊式的大毛瑟手槍，因為從來沒有用過，所以要將這豬子試驗一下，將豬吊在樹上，然後在離開五六十尺的地方打靶。打在身上，是很不容易死的。站着看熱鬧的兵士們說了，穿的孔太多，吃的肉便減少了，於是停了打靶，用手槍口對準兩耳中間，將它一槍打死。

死了還不冷的豬肉，變成肉片而丟進鍋裏去了。

到了晚上，照例的圍着火堆，海闊天空地談天，然後睡覺。談到了國內的報紙如何地報導他們，談到了○○以來得不到一封信和一個慰問袋，這些一定是堆積在

什麼地方，也有人說慰問袋祇分給後方部隊，真真在前線作戰的部隊反而不能得到，有人說這不是不給，而是無法可以發給，當然也有人說，……不過是……：……這樣，火堆的白煙沖起來，刺激着他們的喉嚨和鼻子，扯一扯大衣蓋在身上，打個欠伸，就是這樣連皮鞋和綁腿也不脫地睡了。

但是，同在這一晚，城內臨時傷兵收容所的風景，都是異常的……：

木造的，塗着畫漆的二層建築，以前好像是個什麼公共機關。一百尺見方的大屋子中間，擺着一張小小的桌子，桌子上一支蠟燭的細長的火焰正在搖幌。這室內的亮光就全靠這蠟燭，所以大屋子裏簡直看不清東西。地板上，躺着七十六個傷兵。傷在脚上或在肩上的，爲着要留出一些地方來給重傷兵躺，所以將背脊靠着牆壁，蹲在地上。血腥和汗氣蒸着，這室內充滿了一種使人發昏的空氣。重傷者用低聲呻吟着，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的軍醫和看護兵的皮鞋在地板上發出了很响的聲音。一個軍醫和三個看護兵，是不够應付了。在這陰暗裏面，要弄明白淤血和傷口也是

不容易的。

軍醫替一個包扎好，就跑到第二個身邊去了。不靈便地替自己扎了紗布的左手抖着，傷兵指着貼隣的另一個兵說：

「軍醫官：請你給他看一看吧，現在，也許已經死了。」

軍醫無言地撐開那兵士的眼皮，在暗中俯下身去，看了看他的瞳子，然後解開他的衣扣，用手伸進胸口去摸了一下。重新回到了前一個兵的身邊。

「已經不行了？」

軍醫不回答他，替他換了紗布。碰到傷口的時候，他忍着痛旋轉頭來，痴痴地望着旁邊那兵士的死臉。不知道他是那一中隊，不知他叫什麼名字，也許生前不會講過一句話吧。但是，現在，他想將他的容貌仔細地認一下了。長得很漂亮，年紀很輕，鬍鬚很久不剃了，長時期作戰的疲勞，黑團似的罩在他白色的額上。

有一個兵的腰骨關節給彈片打碎了，在手術的時候對軍醫說：

「過多少日子才能再上戰線去？」

軍醫用粗魯的可是充滿了愛情的口吻說：

「胡說八道，你瞧一瞧這傷口！」

「會變……嗎？」

「當然會啊？」

他失望了，浮着寂寞的笑，很快地想起了穿着病衣而送回日本去的自己的姿態，——他，又想起了故鄉的人們，但是這時候，對於還非到……去不可這一件事，却無論如何也不能想像的了。

真的，在戰場上，正像近藤一等兵常常疑問着的一樣，一方面垃圾一般的輕視敵人的生命、另一面也好像在輕篋着自己的生命。這並不是意識地用「視生命如鴻毛」的觀念來強制他們自身，而祇是在輕篋着敵人生命的過程裏面，不知不覺地也連帶地輕篋了自己。可以說，他們不自覺地忘記了自己的私的生涯，失去了考慮自己……的力量。這是一種近似神經衰弱的症狀，也就是在他們無傷地戰鬥着的過程裏面不論多少的戰友死亡也不會覺醒的一種激烈的夢遊狀態。換句話講，戰鬥愈劇烈，他們的昏迷愈深沈。這，一定要在敵彈穿過他們肉體的時候，纔會悚然地發現

到還活着的自己，和覺醒到正在死線上徬徨的自己的！

第二天在常州城外掃蕩殘敵的時候，平尾一等兵經驗了這種奇妙的覺醒。

城外的戰場是一望無際的田畝。散兵線敷設在全無掩蔽的平坦的田中。平尾伏在田畝的低處，連續地開槍。田畦的高低祇有五寸，身體當然是不能掩藏的。

這時候一顆銳利地掠過他鋼盔的子彈平行地通過他的背部，穿過他的鞋跟，連右腳大腿部也感到了強力的衝動。

「被打中了！」

他全身的毛管直豎，頭髮也感到了麻痺。於是，正像驟然踏進了未知的土地一樣，在他眼前展開了另一種的戰場風景。這感覺。和火車突然地走出山洞，而接觸到一種新的風景一樣。耳朵明白地聽到了炮彈的聲音，步槍和機關槍的聲音也明白地可以分辨。這一切音響，好像此刻才突然地發生，而在這一刻之前，自己還處身在一個絕無音響的場所。他在這一刻方才發見了自己躺在田畝中間，方才感到了自

己周圍有這麼多的危險。

他儘可能地低伏着身體，將足跟看了一下，子彈帶斜地穿過了皮鞋的後跟，露出了很髒的襪子，腳上可並沒有一點傷痕。他透了一口熱氣，將一陣陣地疼着的頭部緊緊地貼在土上。祇要脚跟再高這麼一寸，那歷在一世就非永遠地跛行不可了。假使頭部再高一寸，那麼現在早已經變成一個沒有知覺的尸骸而躺在地上了！

額上和脅下流着冷汗。他感到不能形容的恐怖，稍稍的頭抬起一寸也不敢了。這種恐怖，自從秋天在大沽上岸，經過天津而在子牙河沿岸參加初次戰鬥的時候，也這曾經經歷過多次，可是以後就完全不感到了，而現在，在這一瞬，又突然地醒過來了。

十二月一日，西澤部隊跟着戰鬥着佔領着的友軍前進，在奔牛車站的附近過夜。第二天午前進到呂城，再在那兒宿了一夜。三日，被友軍迎接着，我們進了丹陽。這中間在北方，友軍的大部隊佔領了鎮江砲台，豎起了日章旗，在南方，渡過

太湖的部隊很快地已經奪取了宜縣，溧陽，金台，再向西進，南京大包围戰的陣形已經一天天的成就了。

快要到南京了！於是兵士們誰都在晚上烤火的時候說了。

「不到南京，可不甘心死啊！」

笠原伍長分宿在民家的時候對於一張登在雜誌上的電影明星的照片感到了非常的興趣，寫了封信，無論如何要請她送一張簽名的相片。寄出之後，便伸長了脖子等了。

「這樣，性命便值錢了。到了南京，休養一下。信來了，笠原正三台啓。背面寫着，高楠早百合。拆開來看，兩手發抖了。裏面是一張明信片型的照片。簽着名。抱着她睡吧！啊哈哈哈哈哈！」

總之，是要到南京了。大家都是這樣想。活着進南京城也好，在南京戰死也好，總之到進攻南京為止，總是非活着不可的了。假使，能够保全性命而打進南京，那時候總可以暢暢地洗掉那一個多月的戰塵，而充分地休息一下吧。假使，能趁

以佔領南京來結束這一次戰事，那麼我們就可以盛大地凱旋了吧。

在丹陽駐屯的第二日，十二月四日正午，在開始懷抱了這種希望 and 夢想的他們身上，發生了一件小小的使他戰慄的事件。

第三部隊的加奈目少尉，在巡視部隊警備狀況的歸途被暗殺了，

他望一個站在小路轉角上晒太陽的………身邊經過。她仰起了頭，凝視着從她身邊經過的少尉的臉色，可是少尉毫不留心，很近地從她站着的路邊走過。但是走過不到三步，從他背後一手槍打來，就是這樣的伏倒在路上了。

女人立刻逃進了屋子，聽見槍聲而跑出來的兵士們立刻將屋子包圍，打破了門，向客廳在影花中國式眠床背後的女人，連接地………當場就將她槍斃。這屋子裏還有一個中國人，他當然也槍斃了。

這樣的事件常常在佔領區域內發生。也算不得一件稀奇的事了。即使對方完全不是戰鬥員，可是………，立刻便聽到這消息的兵士們激怒了。

「好，這樣幹，那可不用不着客氣了！………，傻瓜蛋才客氣，幹！」



事實上，……是不能分別了。戰鬥員和非戰鬥員不能分別，那就無法避免這一類的慘事了。這種……的例，決不止一兩次，尤其使兵士們的感情焦躁的，是中國兵被窮追的時候老是脫下軍裝，混進平民裏面。即使在那些臂上掛着日本旗幟的「良民」裏面，也許有正規兵混在裏面的。加上，和南京漸漸接近，這一帶的抗日思想傳佈得相當普遍，因此兵士們對於平民的疑惑，也更深了。

「從此西進，民間抗日思想根深蒂固，即對婦女兒童，亦不得不從嚴戒備。凡……者，得……。」

加奈目少尉事件之後，軍首腦部立刻傳的指令。

失了常熟，無錫，常州的敵軍，作為保衛首都的手段，除出嚴守南京周圍山陵地帶的紫金頂和圍繞着市街的堅固的城垣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因此，拋棄了常州，丹陽的中國軍隊，瀉千里地退入了南京，在丹陽以西，次第的形成山地的那一帶，第一線部隊差不多沒有大的戰鬥。

西澤部隊的第一大隊先出發，去攻句容，這地方有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和飛機場，所以敵人用了一切戰術來應戰，地雷不地斷爆嚴。○○戰車的下面碰到地雷，就立刻底板炸穿，骨碌碌的打兩三個滾，裏面的兵士就是這樣的在裏面悲壯地戰死。敵人的部隊並不很大，但是一步步的接近南京，他們的抗戰也就帶着拼命的性質了。

攻下句容，高島部隊將佔領了的炮兵學校作為司令部的時候，連部隊長騎的馬，也不能不在敵人的尸首上走路了。

在這樣的追擊戰，部隊對於俘虜的處理成問題了。大家都要拚性命作戰的時候，一方面要警備，一方面要帶着俘虜走總是不方便的。最簡單的方法，那當然是……了。但是一旦帶來之後，要……還是很費事的。「假使……那麼……吧。」這並不是為着……，大體上這祇表示了……罷了。

在這種場合：笠原伍長依舊是最勇敢地實行的一個。他……，一個個地……

他們穿着正規兵的服裝，但是赤着腳。背着盛炒米的細長的袋，穿着藍衣做的長的外套。其中有兩個服裝比較整齊，穿着皮鞋，大約是下級士官了。

在飛機場邊上的小河岸邊，執行了這些……這時候，笠原……淌着而不能……，立刻就將第一個……了。于是，……立刻跪在地上，一起的流着口涎地叫喊起來，那兩個下士官最悽慘地……可是笠原不放鬆一刻工夫，接着就將第二第三個……了。

這時候他看到了一個奇珍的現象。哭聲突然地停止了。剩下的人一起坐在地上，兩手按在膝上，面色蒼白，閉了眼睛，默然地垂下頭來。這，倒覺得是一種值得尊敬的態度。

這樣笠原倒反而不能下手了。他再振作一下，……立刻回轉頭來對戰友們說：

「剩下的，……」

終于……不幹了。他們倒退了二十幾步，……，好容易才解決了這個

## 問題。

近藤一等兵和平尾一等兵宿營的地方是在住宅區，隔隣是一家圍着樹木的幽靜的公館。

「媽的，好威風！瞧不起人！去參觀一下吧！來，近藤！」

瞪睡着的近藤打了一個伸欠，站起來了。

「要是有人，那是我的！」

「屁話，猜拳來決定！」

平尾拄着一根竹棒，槍也不帶地先走了。

舊式的門已經被破壞了。門裏面腊梅花才開放。鋪石路在籬笆柵中間蜿蜒着，前面是洋式的門。正門的門也開着。

平尾揮着竹棒，踏進了鋪着拼木地板的正門。

「打攪，裏面有人嗎？」

當然是不會有人回答的。廊下狼籍地拋棄着窗帷的破片和碗盞，室內好像已經遭了掠奪，裝着大鏡子的紫檀衣櫥的抽斗，也隨便地在地上拋着。西式洗澡間的浴盆裏面盛着髒水，塗油的地板上還留着掠奪兵的大便。

找遍了屋子也找不出姑娘，沒有可以引人興趣的東西，最後，平尾走近了一間樓上客所一般的寬大的房間。後一步跟進來的近藤跨進門的時候，他拱了拱手，中國式地招呼：

「啊，大人，近藤老板，來得好極了，很久沒有賞光。……」

房間悠寂和豪華，使他突然地發生了開一下玩笑的衝動。近藤立刻回答他。

「噢，平尾老板，在你很忙的時候來打攪了。……」

「請坐，抽煙……」

兩個大模大樣地坐在寬大的大師椅上，回頭再將室內仔細地看了一遍。紫檀彫花，大寺院裏的住持坐的一般的椅子，坐着確是有點舒服。朱漆的大桌子，大理石鑲的暖爐，大着衣鏡，天花板上的古風的寶珠燈，不論那一件都表示着這屋子的主

人是過着豪華的生活。壁上掛着幾條淡彩的山水畫，其中兩條長長地垂到地上。近窗的院子裏長着繁茂的孟宗竹，發出風聲，在室內盪着細長的竹影。

「近藤老板外面風聲不很好，您看時局會變成怎樣呢？」

「是啊，蔣……先生也很爲難吧，老久沒見了，前幾天來看我，我當時也會勸過他，不要幹得太過火。…」

「不，我以爲他還是不該再幹政治了！」

這位老板突然的站起來，走到暖爐旁邊，在石造的火爐架上面，他發見了一件奇妙的東西，平尾拿起來看了二寸和五寸見方的一圓木盒子，表面上畫着十二干支的圓圈，記着東西南北，中間置着磁針。

「這是日晷了！」平尾用正正經經的表情說，「看，近藤，這就是日晷！」

這確是一個日晷，年代大概不很久，祇是磁針已經完全上了鏽，不過它還顫動地指着南和北。

傍晚的斜陽將窓子照得通紅，他將朱漆桌子拖過來，半個身子伏在桌上，將磁

石的盤面準對正南，于是中央上了鏤的磁針很快地動了。果然，日影藏在申酉之間的一條細的線裏，平尾組着兩臂，不轉睛地望著。

「唔，這是好東西，別人不識貨剩下的！」

近藤這樣說，可是平尾默然地沒有回答，近藤問他爲什麼，于是他用唱戲的台辭一般的口吻講了。

「啊啊，悠久的中國，中國在現代而非現代，中國酣眠于昔日的文化，呼吸着昔日的文化。這屋子的東家過着這般豪華的生活，可是，他還是拱着手，喝着茶，在享受着這日晷的興味的！」

平尾的浪漫主義又復活了，他的大言壯語，又在這種場合爆發了。他仰天地坐在椅上，分開兩膀，指手舞腳地講：

「中國四億的民衆，悠久古舊得如長江一樣，黃帝，文武，唐太宗，楊貴妃，從他們生活的時代以來，中國全沒有改變過！中國是永遠不亡的！不論×××如何提倡着新生活，要改變這樣的人民，是絕對不可能的！……………」

……中國現在如此，永遠也是如此，可怕啊，啊啊，真是可怕啊！」

近藤感到倦怠，站起身來。

「在吼什麼，回去！」

平尾恭恭敬敬地拿了日晷，站起身來，將它仔細地藏在內衣的口袋裏面。于對中國，他覺得到此刻才驟然的理解了，幾世紀以來中國民衆過着和政治無關的生活，不管政府是清朝，是孫中山，他們完全不過問的，于是，對於這樣的中國民衆，和他們的古樸的心，突如的感到了無限的愛情。打倒×××，但是×××却不一定了，民衆不抗日不親蘇，不排英也不容共，當他跟着近藤從樓梯下來的時候，用慨歎的聲音說了。

「中國人才是真真的無政府主義，他們一個人一個人地實行着。」

近藤可不贊成這種素樸的讚歎。

「無政府主義也是有各種各樣的，假如這樣是無政府主義，那麼獸類都是無政府主義了。看豬吧，那不是徹底的無政府主義嗎，比中國人強得多了！」



「瞎說！你沒有感受性！」

「你的理論才是真的羣盲撫象！」

「什麼話！」

對於理論鬥爭，平尾是敵不過近藤的，他揮着那根竹棒，大踏步地走出正門，

大聲說：

「再見，多謝你的禮物！」

## 八

十二月八日，西澤部隊的第一大隊對湯山之役猛烈攻擊，傍晚佔領了這一帶的  
山地，敵人趁築了堅固的防禦堡，埋了地雷，拼死地抵抗，拼死地戰鬥。

其他的部隊在這時間沿着街道行軍，到了湯水鎮的部前。這兒是溫泉場。在沒  
有了居民的溫泉旅館，白磁磚的大浴池裏湧着熱水，噴着蒸氣。

部隊佔領了一家旅館作爲本部，西澤部隊長也在這兒洗掉了一個月來的征塵。

兵士的高興是想像不到的。找出了大的盆子罐子，盛了水，裸體地露大洗澡。

「多謝多謝，所以我歡喜中國啊！」

這樣說着笑話，洗掉了被血和泥沾髒了的肌體。武井上等兵一般的方從浴池裏爬出來，喊着「啊，還有醒醒」，「新又浸進去，這一天，他就洗了五次。

「喂，聽說你今天洗了五次澡，對嗎？」

當部隊長這樣問的時候，他板起了面孔回答：

「是，好容易才把醒醒洗乾淨了。這樣洗過，死了也不必再用洗尸水了！」

但是，頑強地不肯洗澡的也不是沒有。他的理由是說現在洗得太舒服，過幾天沒得洗的時候就會更難受的。

到南京的行軍已經祇有一日路程。湯水鎮的宿營，是可以安心地睡眠的最後一晚了。兵士也掩不住心裏的緊張，他們重新想起了戰場上的自己，和明天的生命。

這晚上，兵士們大家整理了背囊，在裏面塞了些米和生的芋子。腰上，佩着一百二十發的步槍子彈，將遺書夾在錢包或者日記本的裏面。

「十二月八日，此殆爲余最後之日記矣，一死無悔。」

倉田少尉寫完了這天的日記，便將鉛筆折斷，丟進燃燒着的火堆裏去，他很鎮定，準備得也很周到。他揩乾淨刀身，再將手槍收拾過一遍。在水筒裏裝滿了開水，將一盒火柴仔細地用油紙包好，塞進背囊裏面，一切都準備好了，好，一切都在明天了，他獨自地說，爲着充分地休息，他很早地睡了。

「好，一切都看明天了。」

笠原伍長也不管別人聽不聽地喊，但是他既不揩刀，也不注意水筒，當然對於火柴之類的準備，是不會想到的了。

第二天，西澤部隊到了麒麟門。紫金山相距不過十里，顯示了它明確的山容，這，可以說是南京大攻擊的前哨戰了。正午以後反覆着對陣的小衝突，入晚敵軍就陸續地回後退了。在這一點不論怎樣抵抗，後方已經受了威脅，他們除出後退已經沒辦法了。退走了的陣地上埋着地雷，馬炸死了不少。

南京已經被包圍。南方從秣陵關向北的部隊迫近牛頭山，開始了山岳戰，敵人已經退向到城外雨花台方面了。突破了索墅鎮向西的部隊，佔領淳化，繼續地追擊着。攻陷了江岸烏龍山砲台的北方部隊沿江上溯，向着幕府山砲台。高島部隊和其他部隊從麒麟門沿着南京街道，向中山門前進。西津部隊擔當了紫金山的攻擊。

這天正午，日本軍飛機飛到南京城內，撤布了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支那南京防禦司令唐生智的勸告書。回答期限是翌日十二月十日正午，回答地點是中山路句容山道的步哨線，到期沒有回答，就開始攻城，這勸告文前面還說明了爲着不致破壞南京的東亞文化，特致忠告。

這期間城外依舊進行着戰鬥，在這一口之內包圍地漸漸地縮緊，兵士們已經可以很近地望着黑褐色地蜿蜒着的南京城牆，而等待進擊的機會了。

到第二天，——十日正午，還是沒有回答，於是下午一時，全線下了向南京城內的總攻擊令。

西津部隊的紫金山攻擊，是在十日上午就開始了。一部分北向迂回山麓，沿鐵

道線進攻太平門站，和平門站，更進而襲擊下關車站和佔領碼頭，其他部隊從紫金山東部比較平坦的方面向上山攻擊。

紫金山第一峯，標高四百八十四公尺。從南麓孫中山的陵墓方面看去，頂上分成三個峯尖，是一座感覺柔和而美麗的山峯，但是後面北向的斜面，却是亂石崎嶇，急峻得除出攀援樹木之外絕無登山的途徑。南麓中山陵方面從湯山沿街道向中山門，由其他部隊担 攻擊，所以北部急峻的那一面，就由西澤部隊的〇〇部隊担任攻擊了。

山頂整齊地排列着敵人的堅固的防禦，在岩石下面，長長地掘了好幾層的敵兵壕，砲門對準了斜面下，機關座已經很快地發射了。高島部隊長想 這才是南京守備的第一要害了，這座山不攻下，南京攻擊的成功是無法實現的。于是他調動了他部下最信任的西澤部隊中×部隊，特別地在他直接指揮之下，開始了攻擊。

到了山下，古家中隊立刻橫列散開，從岩石和岩石中間，在小松樹叢下前進。先頭部隊的火線，已經猛烈地放射着了。從地形上說起來，這是絕對的不利的，敵

人從壘壕裏探出頭來可以射擊，從防禦堡裏面露出砲口可以開砲，而我們就全身露出在他們視界裏面，而且是在我們的上方，部隊長充分地知道了這戰鬥的困難。所以他帶了副官和部隊旗前進得很遠，好幾次地進入了火綫。

在敵人方面這種場合最有勁的武器是手榴彈和機關槍。尤其是迎頭用手榴丟下來的時候，友軍是差不多沒有方法可以前進的。

從壕裏丟出一個石塊一般的東西，尾巴上拖着白煙，落在岩石上，咻咻地發出聲音滾着，漸漸地和自己接近，一瞬間就發出炸裂的聲音和花一般的煙火。土煙和硝煙靜下來之後，戰友鮮血淋漓地呻吟：「天皇帝下萬歲！」

聽見這種聲音，兵士吃驚地回轉頭來。喂，草間！但是戰友已經沒有回答了。兵士默然地再將槍托抱在肩上，扳着扳機。一下，兩下，子彈漸漸減少，腰帶漸漸輕了。但是一步也不曾前進。打完了子彈，他就拿了槍，胡亂地從岩石和小松樹中間跑下來，這兒那兒的都是受了傷的戰友，有的在岩石下扎臨時綁帶，有的躺在松枝下面仰視着天空，從他們身邊穿過。跑到火綫後面管小行李的兵士身邊，摸的摸

在地上：

「喂，給我子彈，子彈！」

片山玄澄在腰邊掛了一把不知從那兒得來的中國兵的大刀。到這兒為止他已經打死了幾十個中國兵，他的胆量已經增大了。到了真真的第一線，他照顧着傷兵，和站在戰死者前面祝禱。流彈從他的肩上掠過。他也戴着鋼盔。

時候已經近午了。太陽從山肩直照着友軍的方向。上面的敵陣閃爍地變成看不清了。蔚藍的天，在這天上白烟拖着尾巴。不愉快的彈丸吼着，迫擊砲掠過頭頂飛下來。腳底下發出爆裂的聲音。友軍的手榴彈是很難向上投的，即使投了也投不到敵人的塹壕。于是，吐着煙，反滾到自己這一方面來了。

紫金山下排了野戰砲的砲列。用牽引車拖來，就在下邊列隊。大的砲彈發出亮光裝填進去。發出一種反而鈍感的，音幅很濶的聲音。穿過空中的彈丸的吼響。超過紫金山的山肩飛過去了。這不是在轟山頂，目標是在距離很遠的下關車站附近。

野戰砲列的近旁的速射砲却在攻擊山麓。步兵最有力的帮手，現在是這種速射砲了。真是好準確啊。砲彈望敵陣防禦堡的一尺見方的槍位孔裏面鑽進去了！槍位孔吐出白煙，在裏面炸了。

好啊！兵士們想。但是他們還是無表情地繼續着射擊。不斷的敵人的機槍彈飛過來。一點也不誇張的是子彈的雨！打着岩石的時候碎片飛開來。眼前小松樹的枝條在搖幌。一側，拍的倒下去了。日光射在折斷了的枝幹上。淌在的松脂發出了光。

倉田少尉拔出指揮刀；從岩側爬上去了，在他背後，還活着的兵士們爬行地跟着。爬上一層巖石，放這麼十來槍，再望着上一層岩石爬上去。從這一塊岩不到那一塊岩石，現在，祇有岩石是我們的防禦物了。一步一步地前進。於是，手溜彈發着烟滾下來。不自禁地低下頭，屏住聲音的一瞬間，一聲震動腸腑的聲音，一種被砂塵掃着的感覺。再爬。倉田少尉的刀，是不能砍到壘壕中的敵人的，他從兵士那兒要了五個手溜彈，最先的爬上去了。左手攀住岩石，稍稍仰起一點，用牙齒咬着



拔去安全瓣，很快地發烟了，一，二，三，四，計算着時間，刷的擲過去，飛過去的黑塊和白烟，擲進塹壕去了，好！將身體伏下，將刀捏一捏好，再尋另一塊可以爬上去的石塊。

在打得最利害的時候西澤部隊長悠悠地走着。他看見了一個負了傷而被人背下去的兵。兵的臉色已經完全變了，嘴唇發了紫，頭垂在肩上，兩手無力地掛着，睜着空虛的眼，斷斷續續地在肩頭上哀訴。

「放我下來……謝謝你，放我下來，我的肚子給打中了。肚子啊，……不中用了，……現在我還可以開槍……再讓我放幾槍吧，喂，謝謝你。放我下來……」

在震聾耳聾一般的炮聲裏面，部隊長聽清了。他突的睜圓了的眼，望着下山去的兩個，他發怒一般的大聲喊：

「那個兵叫什麼？查明了來報告！」

兵走下去了。部隊長深深地感到了皇帝的威稜。

「那是一個了不起的兵！」他嘴唇抖着和副官說。

友軍陸續的有了犧牲，敵陣的守備也盡了最後全力的抵抗，不讓一步的前進。照這樣的，用普通方法進攻，友軍的損失是太大了。

作戰發現了一條意外的活路，那就是放火！放火，對於從下向上攻擊是有利的！在小松樹和雜草上放了火，……於是，倉田少尉準備了的火柴發生很大的作用了。

友軍的戰線上放了好多處火。小松樹的葉着了火，傳給雜草，從這一枝到那一枝，火漸漸的像海的波浪一般地燒着中國兵的尸首，向山頂燒上去了。黃煙濛濛地包住了戰線，正午的太陽下面看不出的火焰，漸次漸次地擴大了。跟在火的後面，友軍加速地追擊上去。

這一天日暮之前佔領了紫金山的第二峯，這完全是這種奇策的效果。防禦堡，機槍座，在這種意外的火攻前面很脆地崩壞，敵軍沒有辦法，向着第一峯總退却了。

戰鬥告了一個段落，部隊爬上了山峯。第一峯的敵人跨過一條淺谷，繼續地將

砲彈轟射過來。兵士們伸直了腳坐在敵人造的防禦堡和壘壕裏面；疲倦得閉了眼睛。中國兵不知死了幾百，他們身上都帶着炒米，兵士們將他取過來，靜靜地嚙下去，幾百個油箱裏都裝着水，上面已經結薄冰了。這都是敵人從山下汲上來的。紫金山上一滴水也沒有，他們像得了甘露似的牛飲了一陣。

這時候，從南京街道進攻的小林部隊占領了南麓的中山陵。白花崗岩造的石板路，石階，都用青灰色偽裝了。樓門和正殿，都用一分四地劈開了的竹桿像籠一般的包住了。這都是爲了防禦空襲。中央軍官學校的幾百個學生，在這地方盡死力的抵抗。孫先生是他們的偶像，他們就爲守護這偶像而戰死了。悲劇還是戰勝者多？還是戰敗者多呢？占領了的小林部隊的兵士跑上了坦坦的參拜道，爬在巨大的高麗犬石像背上，揮舞了日章旗。在樓門的石柱上，用血大書着：

「十二月十日小林部隊佔領。」

接着，他們就追擊明孝陵的殘敵，站在正面參拜道上的巨大的翁仲，——沉默地帶着謹嚴的表情。在他們嚴然地站着周圍，地雷不斷地爆炸。

站在第二峯頂上，望，眼下的中山門被硝煙包着，正在酣戰。但是城門還不容易攻破。紫金山第一峯上的敵人野砲山砲，向着包圍軍連接地轟着。

不久天黑了，炮火衰息了好多。爲着防止夜襲，一部隊就在前方保持着散兵的地位，其他的兵士們就在山頂的嚴霜裏面昏昏的入睡，他們守着戰友的屍體，睡在他們身邊。脫下一件大衣來，蓋在兩個人的身上。在這種場合，既沒有所謂生，也沒有所謂死，戰死了戰友也是一樣，和自己之間並沒有任何的差別。這，也並不限於戰友的屍體，他們躺在碎石的地上很痛，便將中國兵的死屍搬過來，將地的腹部當枕頭，「喂喂，這樣很舒服！」

深夜，南京市街變了炎炎的火海。當然有許多是空襲的火災，但是也有許多是自己放的。城內，據說已經開始了掠奪了。

第二天十一日。向第一峯開始攻擊，但是這兒的敵人後路已被切斷，除死拼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所以這防禦戰很不容易突破。西澤部隊的工兵隊從小松樹裏爬

過岩角，上第一線去了。這爲着要用鐵剪去剪開鐵條網，山頂，在防禦堡羣的前面，馬蹄形地突出着一條很好的塹壕。機關槍劇烈得使人抬不起頭來。從這裏，對於向着可以俯瞰到的中山門，太平門，玄武門，和平門密集地進攻的友軍，不斷地轟擊。真不愧是防禦首都的最後一條防線，所以打到天黑依舊收不到很多的戰果。

兵士們躲在岩石下面，拿槍對着敵人，一會兒瞌睡，一會兒又開始攻擊。提防着敵人的逆襲，過了不安的一夜，等待着十二日的天明。

據說中華門已被友軍佔領，插了旭日旂了。但是西門還是嚴密地保守着，全線總攻擊，依舊等待着紫金山的陷落。

天亮了，因爲終日激戰而疲勞了的兵士們從瞌睡醒來一看，敵人的塹壕就在離不到十步的眼前！敵兵的表情，也明白地可以看得到了。

手榴彈戰和機槍戰又開始了。到正午，古家中隊好容易才佔領了敵壕的第一線。但是古家中尉負傷後退，倉田少尉立刻担任了中隊的指揮。平尾，近藤一等兵，武井上等兵，機槍分隊的笠原伍長，還是沒有死，臉上是痴呆了一般的表情。

第一壕被佔了之後敵人立刻就逆襲過來。發出可怕的喊聲，揮着濶幅的大刀，或者拿着槍刺，跳過岩石，衝下來。機關槍不斷地響。打退了。接着就是友軍的逆襲，但是爬上一塊岩石，立刻就一個個的倒下來了。沒法前進，敵人又逆襲過來。

笠原伍長守着輕機關槍在戰壕裏面。敵人衝鋒的聲音聽見了。一刻刻地接近，但是他不開槍。

「喂，不開槍嗎？」傍邊的兵喊，于是在他齷齪的臉上浮出了不壞好意的笑容。

「放心，別講話，蹲着！」

眼前是兩塊並排的岩石，這中間相隔不滿五步，他對準了這一處，還是不開槍，敵人攻擊的喊聲已經差不多迫近他的頭上，脚步声也可以聽見了，當那第一個敵人的腳踏在岩石的一瞬，機關槍火咆哮了，還射擊真是很熟練的，幾十個敵人都伸着手重疊地倒下來了，笠原像小孩似的縮着鼻涕，說：

「嘿，……要這樣殺才行，……一顆子彈也不白費的。」

雖則將敵人打退了，可是友軍還是沒有法子攻擊，時刻已經正午過了。

突然，部隊本部對西澤部下了厲的命令！

「下午六時以前，必須將紫金山完全佔領。」

實在說，部隊長是預期着明天能夠完全佔領的。那樣，才是正常口沒有勉強의戰鬥。但是，想想已經迫近戒煙同友軍一天的損失是如何的浩大，那麼就是勉強也不能不幹了。部隊長接到了這命令之後，當然是預想到，這一次部下不能避免意大重大的犧牲了。

很快地命令傳達到各中隊。「下午六時前佔領山頂。全線總攻擊。」

同時，部隊長遺下了命令：

「預備隊向前，雷旗前進！」

犧牲浩大的事已經不能再考慮了。總攻擊開始。這時候，武井上等兵戰死了

他的傷是從肩頭打進去的機關槍彈。但是，向着伏在地上的他的頭部射來的子彈，從肩打進，縱穿過上等兵的全身。再從腰邊出來。

他捏着槍，仰臥着呻吟，平尾將他拖到岩石背後

「啊啊！該到了南京才死啊！到了南京……」

很快，他的嘴唇發抖，臉色變了。苦痛地掙扎着，斷續地發出了呻吟的聲音。這時候，鑽煙充滿了硝煙的松林，部隊望前進了。

「喂，部隊旗！部隊旗來了！」

平尾將嘴貼近武井的耳朵，大聲地喊。突然，這個快要斷氣的漢子睜開眼來，用自己的氣力翻過身來，部隊旗離開二十步的距離在盪着火線前進。他的視力大概是已經不能看見了吧。可是他伏在地上將左手伸到前面，再將淌着鮮血的右手合上去。

「拜託，拜託了！」

不知道拜託些什麼。這，大概是在臨死的時候在他意識裏浮出來的一句話吧。也許，望着部隊旗，他表示着「我已經不行了，拜託大家打勝仗」的意思吧。合着掌，他就死了。



不多一刻，部隊的旗手戰死了。子彈貫穿了腹部。兵士間都在說，腹部的負傷是沒有醫好的希望的。這他自己也知道的。反正是死，不過多吃點苦，慢慢地死罷了。

他立刻對護兵說：

「你去請大隊長老爺過來！軍旗非好好地交還他不行的！」

旗手是個溫厚而勇敢的軍人，是部隊長最愛的部下，也是兵士們最尊敬的長官。他在担架着後送的時候絕命了。在他未死之前，在担架裏他還望着抬担架的兵說：「一等兵，你有家小嗎？」兵士回答了一有。「旗手帶着笑，說他是希望能夠進了南京再死的。而這一句，就是他的最後了。」

午後五時三十五分，僅僅在命令期限之前二十五分，完全佔領了紫金山的第一峯。第一個登先的是一個日常不很被人注意的朴直的農村出身的補充兵。

他從馬蹄形地突出的敵壕中央部下面的一塊巨大的岩石下爬過去，敵人的手榴上從頭上滾過落到後方去了，所以這反而是個安全的場所。他輪着等待機會。敵人

右翼受了強襲，注意集中右方，于是他很快的從左邊抄過去，一下就跳進敵人的壘壕裏面。突如其來，將槍對準了敵人的胸口，放了！這是在狹的戰壕裏，是一種一夫當關式的戰鬥，敵人後退了，他追着，打着，的確像似一個將校倒下去了。這時候，友軍蜂擁地趕到了。

山頂的中國軍，中山門的砲擊一停止，迫近城門的各部隊就開始了猛烈的攻擊，這晚上，城門被八字形地攻開了，戰車隊衝進去，敵人的屍首在無軌道的戰車下面碾碎了。

靜寂的夜支配了山巔，北風帶來的寒氣凍住了新戰場。兵士們吃了從中國兵屍體上取出來的炒米，在寒風中抖着入睡。笠原伍長拿三個敵人的屍首堆起來，再將其他一個放在枕頭的位置，對倉田少尉說。

「中隊長老爺，睡在這兒沒有風，這些，死了不久，還有熱氣呢！」

「唔，謝謝你！」他笑着回答。他的感傷早已經無形跡地消去了。笠原自己又堆起了三個屍體。

眼下的南京街道完全是火的海，烟映着火，一片紅色地燒着夜晚的天空。

十二月十三日，西澤部隊經過連接山峯的天文台下山，迂回城外，入下關車站，到渡輪碼頭，再看見了一個月不曾看見的長江的水。

友軍肅清城內殘敵，在這一天最懷壯。南京防禦總司令唐生智，在昨天率兵過挹江門而向下關去了。守備挹江門的，是兩千廣東兵。

一直到最後爲止挹江門不曾受着日本兵的攻擊。城內的敗兵都從這唯一的門逃往下關。前面是水，沒有渡船。岸上是沒有逃的路了。他們用了一切桌子，門板，木柱凡是可以浮水的東西，準備橫渡這浩蕩的長江，人萬大約五萬，真是把一條長江也掩成黑黝黝了。但是，一看對岸浦口，日本兵已在那裏等了。機關槍在發火，江面上正像被驟雨打着一樣。要回去，下關碼頭已經布好了日本兵的機關槍陣了。——最後制這些浮流着的敗兵的死命的，是驅逐艦的攻擊。

十四日城內掃蕩。鬧市的街道上隨處都丟着正規兵的衣服。

十五，十六日城外掃蕩。西澤部隊與其他部隊一起，于十七日正午在中山門外

集合，行南京入城式，整列着幾十旒的部隊旗，幾十架的飛機將機影投在雲上，步兵，砲兵，戰車，穿過中山門，一直線地向着沒有住民的都市的中心行進。

西澤部隊佔領了市政府，當作了部隊的總部。中央飯店的石造的大洋房，派作了高島部隊的司令部。部隊長和他的幕僚，住宿在隣接軍官學校院子的×××和×××齡的私邸。那是一座質樸的小二層樓，草地的草已經枯萎，山茶花鮮紅地開着。

## 九

有些部隊從浦口過江繼續北進，也有些部隊在城外四五十里的地方追擊殘敵。但是屯駐在南京的兵士們，却享受了已經好久沒有過的悠閑的日子。

南京美術館已經一件美術品也沒有了。山一般的堆着中國米。暫時，米是不生問題了。蔬菜，那是城外的田地裏有的是。肉類，那是水牛和豬。中國兵丟掉的手榴彈在下關一帶隨地都是，將這丟進揚子江或者城內的池子裏，於是幾百個鯉魚一次的浮起來了。

「好肥的鯉魚！一定是吃了好多的中國兵了！」

兵士們笑着烹調。

從南京市政府的邊門，發着喊聲將一輛大車拖進來，戴着的是一頭縛了四只腳的水牛。他們在被稱的代表中國建築物的市政府樓門下剝了水牛的皮，在晒太陽騎驢子的兵士們愉快地喊着：「啊，這是今晚上的菜嗎！」

跟着本部趕到的管大行李的兵士們不知從那裏搬來了一只大的缸，叫中國人的工夫燒了水。日本酒大批的來了，洗了澡，喝一杯酒。于是有的唱流行歌，有的唱

「浪花節」〔譯註：舊式的日本歌〕

中橋譯和片山從軍僧在通信兵們的隔隣派到了一個房間。立刻火爐和煤都替準備好了，繙譯從中國難民裏面帶來了一個中國青年，那是一個姓張的以前在菜館裏當廚子的善良的青年。繙譯叫他「老張」

「今晚上替我們做麪呢！」

老張在洗盆裏捏了粉，從廚房間去拿了一塊水牛肉，做了麪，請了笠原和平

尾的客，片山從軍僧在鬚上替滴着麪汁，說想替部隊長敬一杯酒。

「喂，『你』，好姑娘，帶來！」笠原嘻嘻地笑着說。

電影明星的照片還未來，這使他憂鬱了。聽說京滬路已經由軍隊修好而開通了，可是這部隊連一封信也不會接到。

大行李的兵士們不知從什麼工場裏找出了一架火油發電機，火油也有了，一個工業學校出身的兵士將它裝起來試驗，這一晚市政府的每個房間的電燈都亮了。一起的發出了歡聲。可是嚴厲地執行着燈火管制，所以每個窗都非掛黑布不可。

城內兩處飛機場裏每天總有幾十架飛機來，在空中飛着，有了好多次的敵機夜襲，但是每次都擊退了。

中山路角上開了一家軍用酒店。罐頭食物，香烟，酒，羊羹（譯註，一種豆沙利糖做的水晶糕）。於是，下關的守備兵們從十幾里路的遠處也帶了貨車來辦貨了。譬如，一升裝的酒五十瓶，羊羹一百條等等。

城外的守備兵不做掘地雷的工作。那是命令着中國人的人夫幹的。中國人害怕

地掘着土。兵士們離得遠遠地看着發笑。

剩在南京的居民都擠到「難民區」去了。這人數有二十萬。其中大概有二千人左右的兵士混在裏面。其他街上，沒有一個中國人的人影，祇有日本軍人在那裏濶步。到酒保去買東西或者是物資的徵發。

笠原伍長常常和中橋繙譯一起去徵發。晚上冷得不能睡，于是要去找床棉被，營舍裏要雙拖鞋，當然也有「去找一下有沒有漂亮女人照片」這種奢侈的要求。大街上的一切店舖都被掠奪得非常的慘淡，大南京的物資不是被搶光就是被弄壞，有些已經變了焦瓦和磚石的堆積了。

倉田少尉在這樣的街上走着，老是有有一種感想深深地梗在他的胸中。在吃夜飯的時候和小隊長們喝着酒，他說：

「南京市損失的富，總有幾十億吧。不問戰爭的勝敗，我總是深深地慶幸着這戰爭不在日本的國內！國富損失，良民受苦，眼前的全是……假使這是在日本國內，那時候你們看怎樣。」

于是一個小隊長說了：

「我以為南京是不能復興的了。三分之二已經燒了。那燒掉的地方是什麼法子也沒有了。實在，打敗仗是悲慘的。什麼法子也沒有啊！我自己這樣想，仗當然是不該隨便打，可是一朝打了，那便無論如何也非打勝不可了。即使欠債欠到孫子的時代，也非打勝不可的！」

用指頭叩了叩門，一個兵士進來了，叫着中隊長，以直立不動的姿勢行了舉手禮，於是倉田少尉也立刻站起來，取了謹嚴的姿勢。

「報告之一，步兵一等兵深間內三郎本日出院。」

「唔。」

「報告之二，步兵一等兵深間內三郎，十二月二十二日任上等兵。報告完了。」

「噢，恭喜你！」倉田少尉露出歡喜的表情說。「傷已經好了？」

兵士將右腕的關節運動了一下給他看，回答道：

「還不能十分自由活動，可是軍醫官說，運動着就會漸漸好起來。」



「唔，那就好了 你是擲彈筒手吧。」

「是。」

「這時候拿不得重東西，就叫戰友代你拿吧。」

「是。」

「怎樣，慶祝你，喝一杯酒去吧。」

倉田少尉自己替他注了一杯酒。兵士站着接了杯子，很快地就用隨便的口吻講話了。

他負傷是在麒麟門的那次戰鬥。南京陷落之後佔領了軍官學校旁邊的一間大醫院，傷病兵都在這裏收容了。

有一天，他正因為創口發熱而在苦痛，聽看護兵說，抵住了五十幾個敗兵，正要從門前經過，于是他喊了聲「好」！……跳起來從欄上一溜跑到門口，藍衣服的敗兵來了，他手裏沒有兵器，向守門的兵借劍，被拒絕了，他使用他的左手一記巴掌將一個中國兵打倒，用腳狠狠地踢了一腳，方才回來。

「回來的時候，已經不能上樓了，請人揹扶着，一步步的爬上去。」

他笑着再行了個禮，退出去。

倉田少尉又拿了一支鉛筆，開始再記那好久不記了的日記。他自嘲了：「終於還有再看一遍的機會嗎？古家中尉負了傷，部下戰死了許多，而自己還能活着，還能在市政府的一室裏面悠閒地記着日記，這不是太奇怪嗎？現在，他已經沒有焦躁地希望戰死的心情，也沒有自己感情不能担負一般的感情的混亂，他的心情已經鎮定，已經變成慈悲而柔和了，他感到了心的擴展，和心的安定。也可以說，結果，對於他自己的行爲，他已經得到了自信了，作爲一個軍人，作爲一個國民，担負着重大的義務而行動的時候——所發生的那種心理上的束縛，他已經解脫了。這並不是近藤一等兵一樣地和「戰場」妥協，而祇是承認了「戰場」——這樣一種心緒。從這裏是可以產生出安定感的。其他一面，本能的地從死的不安出發，而希望着死的心情，——換句話說，就是執着于已往人生的感覺，他已經消失掉了。這並不是「達觀生死」這種理論上的豁達，而祇是因爲常常輕視敵人性命而漸漸地也將自己的性

命輕視起來的一種直觀而自然的心理狀態。現在，這種變化使他成爲一個常常的軍人，使他能够以一個少尉的資格代理隊長，而博得了兵士的信望和尊敬。

從軍部得到了在南京開酒保的許可，上海的日本商人陸續入京了。他們在中山路街角上得到准許使用了一家中國人的店舖，在那兒開了酒保。赤豆年糕湯，蕩粥糰，兵士們大家聚攏來了。有的爲了吃一杯年糕湯，走了七八里路。這樣大的南京，現在是一家中國人的店也沒有了。食物除出營舍裏供給的之外，祇有這家酒保可以買到。于是看準了這一點，商人便把不成話的東西賣給兵士吃了。一毛錢一杯的年糕湯，有許多兵士吃不到幾口便把筷子丟掉了。

難民區的中國人因爲生活物資缺乏，漸漸有許多領了良民証出來買東西了。拿出紙幣來買，但是商人決不賣給他們，揮着手說，回去，回去！買不到東西的中國人沒有辦法，呆站在酒保門口，穿着長衫，戴着呢帽，垂着長長的袖子而痴痴地望着那咬羊羹喝汽水的兵士。真的，在這種地方，戰敗國民夠饑餓了！

俱是對一塊錢的大洋錢，兵士們都感到興趣了，這是可以拿回去做紀念的。說，拿五十錢的銀幣和你換，於是中國人說着「好，好，」將錢遞過來了。將這五十錢買了蝙蝠牌（香煙），一包五分，五十錢十包，低頭行了個禮，回到難民區去了。在難民區，有了錢也沒有東西，所以不論什麼東西都可以買賣，而且都是賣得很貴。他們拿了一只玻璃杯站在十字路口，喊着「兩毛，兩毛錢要嗎？」乾枯了的白菜，也平舖在階沿上賣。難民區裏面，表現出了叫化市一般的風景。

這是歸國際管理的，區域境界上站了步哨。難民領了良民証，在袖子上捲了日本旗的腕章，便可以到外面來。但是他們在市區走了一遍，就發見了既沒有可住的家，又沒有可吃的糧食，于是到了傍晚，重新回到老地方去了，寂寞地搖着頭，不行，還是住在難民區吧。

在南京市內，開了兩處日本軍人用的慰安所（譯註：軍妓院）

笠原伍長和近藤一等兵一起的走出了市政府的宿舍，市內已經平靜得不帶槍也可以走了。除出偶爾從崩壞了的家屋裏面發見了一個兩個中國兵，在他們泥灰滿面

的臉上帶着痴呆了似的表情而被押着過去之外，街道上已經沒有人也沒有危險了。這是一個祇有軍人走着的空虛的都市。

他們在當太陽的街上走着，嘴裏哼着歌曲。從難民區解放出來的所謂良民們，常常走進沒有了人的舖子，去搬運碗盞，衣類，油醬之類的東西。有個上了年紀的女人用根扁担挑着這些東西，用她那雙纏過的小腳險零零地在走。

「喂」叫住了她，喊着：「這是偷來的嗎？」於是便將東西丟在路旁，說着「好好」，站住了。

很少見地一個年輕的女人在街上穿過，於是笠原喊了：「喂，姑娘！」女的用她那雙小腳像騾子似的奔着逃走了。「哈哈哈哈哈，逃了逃了！」他像暴風似的笑了。

大路上還躺着死尸 日子多了 便漸漸地黑乾了。晚上給貓狗一吃，日裏便更瘦了。其中一具已經完全剩了骸骨，可是頭髮依舊長着。在他變了骨頭的路上，裹着腳綁。日子多了之後，尸首也看成拉圾一樣了。

「喂，近藤，這傢伙穿着皮鞋，大概還想逃吧，啊哈哈哈哈哈！」

在一家偶爾經過的紙煙店門口，橫有一個蓆子裹着的屍體，周圍，有五只貓睜着眼睛望着。警戒似的望着街道的那些貓鼻子，也染成鮮紅了。

當然，貓和狗也飢餓着。大路上常常有貓的屍首，被汽車的輪子輾成扁平的一片。貓餓得沒有腳勁，汽車來的時候不及走避，就是這樣的被輾死了。

每天每晚，火燒不曾斷過。明明已經下了兵士不准胡亂放火的命令，但是爬上崩壞了的城門上去一看，都沒有有一天沒有五六處的猛火。這是自生自滅的火，看火燒的人有，但是救火的却一個也沒有。這真是一種悠閑而了不起的火災！到後來，看火燒的人也沒有了，沒有人影子的後街整夜地燒着的火，反而覺得更慘淒了。

這是便衣隊放的火，在部隊屯駐的附近放了火，作為空襲的目標，——這樣的流言傳佈開來。這樣一說，倒真覺得屯兵的營舍附近特別燒得多了。空襲差不多是每隔一日一次，來的時候總是天未明的時候，睡着的兵士們差不多不很留意，被驚醒了兵士罵一聲討厭，從發出响聲的床上坐起來，暗中摸着皮鞋，到市政府裏院

架着石橋的池邊去小便。於是，在那月亮快要下沉的黑暗的星空，三五架翼上點着燈的飛機用很快的速度飛過。不管這是屬於那一面地感嘆一陣，重新鑽進被窩裏去。

## 十

年末到了，新年到了。這是沒有門松也沒有年糕的貧乏的新年。但是酒，却多得很多。

沒有勤務的兵士們日間就喝着酒，胡亂地躺在床上，用講空話和唱歌曲，來消磨時間。休養二十日，沒有事的時候便有許多人想起了家鄉。通信兵們的粗暴的談話，祇隔着一層板的中橋繙譯片山從軍僧和老張的房間裏完全可以聽見。

「啊，真想回去！」

「想回去啊，我的老婆不知怎樣了。」

「傻瓜！用不着你費心，……」

「說什麼，你……」

「痴子，蠢東西，傻瓜蛋！你老婆這時候早將你塞進牌位壇的角子裏去了，哈哈哈哈哈。有證據，不是沒有信來嗎？」

是這樣的一種新年。太沒有事做兵士們反而焦躁起來，沒有信來，沒有報紙，也沒有慰問袋。於是，各種各樣的謠言傳出來了。

有人說大阪大地震，從正月二日起一直還燒着，說得有憑有証，說這是下關兵艦上收到的無線電。因為誰也不知道真假，於是傳說的人越多，但同時也因為誰也沒法子証明真假，所以過了些時候也會自然地消滅。接着，又是一種謠言說部隊要調動了。也許是凱旋，不，是調到杭州方面去，那裏，到廣東，要和英國打，大概是香港吧，又有一個新聞記者說，仍舊回華北。……總之，要移動，那是真的。說證據，病院裏不是連三兩天之後就可以出院的輕傷兵也送到後方去了嗎？

傷病兵陸續的後送，這是事實。中央軍官學校旁邊的病室門口，每天停着黃褐色的卡車。傷病兵穿着白的棉衣，戴着帽子，乘進車去，三輛五輛排成一列，開往



下關碼頭去了。艷羨地望着在酒保門口徘徊着的兵，好奇地看着第一次經過的南京的街道，經過挹江門出去了。碼頭上病院船等待着，載了他們，順流東去。

要調動大概是確實的了。在調動之前，總希望能接到封把故鄉的信的。依從了這種兵士們的希望，決定了派個人到上海的運輸科去試探一下。恰恰這時候已經預定了片山從軍僧伴送一百八十三具遺骨，先到上海西本願寺別院，再將遺骨送回日本，然後回來，這一行有兩個警備兵同去，于是便決定了再派兩個兵士，到上海去探詢一下郵件。近藤一等兵和平尾一等兵在正月四日的早晨受到了這個命令。他們陪着遺骨于五日清晨出發。

下關碼頭的警備兵使用着一百五十個中國苦力，正在卸貨。每天早晚吃兩頓兵士們的殘飯，每隔五日發工錢五毫，蝙蝠牌一盒。他們亂嘈嘈地講着話，滿身鱗鱗地在做工作。病院船是一只三百噸左右的輕快船。塗着明朗的黃色，船室分成兩段整齊地排着。遺骨用白布色好，安放在室內，在這時候才像樣地供了香花。

這一天傍晚，船在江風很冷的揚子江下航。濁流洗岸，岸上的建築物已經毀壞

得不留形影。掃海艇正在掃除魚雷，航行還不安全。病院船在傍晚的江上點着輝煌的燈火，靜靜地航行，傷病兵安靜地躺在潔白的床上。

第二日上午抵鎮江，又載了三十幾個傷兵，到上海是一月八日的傍晚。

虹口一帶簡直是鬧市了。實行着燈火管制，夜間每條路口都站着陸戰隊的步哨，載着武裝兵士的軍用汽車不斷地來往，但是在日裏吳淞路一帶的日本人商店走着買東西的陸軍的士兵，黃昏以後，乍浦路一帶咖啡店，茶室，影戲院，酒店，小食店裏擠滿了將校和兵士。這都是打完了仗，從前線調回來休養的部隊。在……：……：……在這兒，已經……：……了……：……，差不多擠不上去。但是。以外白渡橋的中央的爲界，一邊由英國警備，一邊是日本警備區域。橋中間，兩國的步哨肩並肩地站着。橋的那一面，這樣冷的冬天從虹口趕出來的難民，沒有家沒有食，成羣地赤着腳在路上徘徊，或者站在路旁發抖。據說青紅幫的老頭子跑到香港去了，沒有了頭目的手下參加了恐怖組織，常常投擲炸彈。

從軍僧在函本願寺別院辦完遺骨的事情之前，有了三天和平尾近藤們玩耍的工夫。

到了此地，近藤又感到了一種錯覺，到了旅館，滴清的水裏洗澡，在蓆子上伸直了脚睡眠，在朱漆的膳台上吃飯飲酒，侍候的是日本姑娘，在乍浦路的酒店裏，可以吃到極奢侈的中國菜，和喝着芳香的威士忌，于是，他對於自己長時期地輕視着的生命，又發現了價值！電影院擠滿了軍人，電影放映之間去參觀……；……；大家怪聲喝采，……；……；可以活潑而甦生地享受。酒場裏的女子坐在他的膝上，手臂勾着，他的頭頸歌唱，他站起身來，合着唱片的音樂，軍用皮鞋發出聲音，和這以前當過舞女的女人跳舞。都會的可懷戀的歡樂，在這兒充滿着。黃浦江岸，楊樹浦一帶，燒壞了的房屋的殘骸依舊繼續着淒慘的寂寞，而在這虹口一帶，早已經沒有戰爭的形跡了！在這兒，生命是被尊敬着了！用法律，用道德，用宗教，再用良心，來禁止了對別人生命的干犯，同樣的自己的生命，也不許別人來干犯了。在這，方才覺得自己的醫學也被尊敬着了。

「啊啊，我還活着，居然還能活着，……」

喝着酒，將頭仰靠在壁上，近藤像聽遙遠的風雨一樣地聽着角上激烈地爭論着的兩個上等兵的爭執，獨自地繼續着他的默想。

戰死者在戰場上拋棄了生命，這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死了之後，對於他死了的生命，同胞們不是充分地尊敬着嗎？

這是一點也不會錯的，可是，他們早已經不能坐在席上在朱漆的膳台前面吃飯喝酒，也不能在這夜間的歡樂街享受了！換句話說，他們，已經不能在享樂他們私人的生命了！

爲了國家，他們拋棄了這樣的私的生活，因此，國家和國民就用最大的敬禮來祭祀他們失去了的生命。

這也許是因爲環境從戰場回到了關市，所以再沒有和戰場妥協和必要了的原故吧，近藤一等兵，現在又恢復了近藤醫學士的習性了。他更想進一步的追究一下這理論的根源。但是在追究之前，他立刻就知道了，這是一個沒有絕對的解決點的問

這題，所謂解決，祇不過是適應着各時代的各社會狀況而採用了的方針罷了，說得簡單一點，這問題是存在在個人主義，社會主義，法西主義這三種主義的分歧點上的。

他垂着頭閉了眼睛，深切地想了一下自己如何地經歷了那大的生命的風雨。他感到了……於是立刻自覺到……聽醒過來，而感到了恐怖。

平尾慢慢地喝着酒，在聽隔隣桌上三個非軍人的客人的談話。一個是領事館館員，其他兩個是今天才乘連絡船從長崎來的商人。就是這兩個商人，朋友托朋友地拿到了一封給這位領事館員的介紹信，打算……假使可能，甚至于想在今晚上就解決……問題。

虹口一帶的中國人都搬光了，剩着的祇是空的屋子。日本來的商人們經過領事館的許可，就在這些占領區域內的空屋子裏，開了他們的商舖。他們兩個來上海的目的也是一樣。不僅他們，大阪以西的商人，一窩蜂的到上海來，把每次的連路船都擠滿了。虹口的日本人商店一天天的增加，日本產的一切生活物資像洪水似的湧

進了上海，上海的武力鬥爭早已經完了，本來，……總是……的，現在還沒  
有等戰爭結束，籌濟鬥爭已經開始了有利的戰鬥了。這兩個商人今天下午在市街地  
走了一遍，尋我了適當的屋子，當然，中國人的屋子裏家財器具剩得很多……  
……。

領事館員講了一段插話：昨天也有一個……來我開店不久的日本商人，說這  
裏的……回答他，什麼話，這兒是……啊：虹口一帶的建築  
物，一切都在日本軍的管理之下，……于是……便祇能一步一回頭，悄然地  
回去了。

聽了這樣的話，戰敗國民的淒慘，不自禁地使平尾的眼睛濕潤起來。在戰場上  
看見過的抱着嬰兒而倒在堤岸上的女人，抱着母親的尸首而啜泣的女人，這一切慘  
澹的情景重新活生生地浮上他的心來。

他放下酒杯站起身來，又想付那賬台上的女主婦去講幾句大言壯語了。

安置在西本願寺別院及其他地方的各戰場集合攙來的遺骨，差不多共有××具以上。每條船載四百五十具，那麼西津部隊的遺骨戰回日本，最快也該在四月間的事了。

片山從軍僧聽了這樣的話，在上海總不能歇等四個月的，那麼決定先回自己的部隊去吧。籌出了許多的郵件和慰問袋，和平尾近藤一起，一月十二日清晨從北站搭了貨車，向南京出發。

貨車滿載了駐屯沿線各部隊的郵件和生活資料，運駛這貨車的是從×××××派來的鐵道員。他們一起三百九十個，來的時候每人加薪八成，管車的裹着綁腿，腰間掛着日本刀，到了車站，便把郵件卸下去。

橫斷着垂着朝霞的曠野，列車震盪地走着。北站以西，寂寥的戰場依舊是沒有人影。砲車排列在滬西一所大學的操場上，藕枯了的棉田裏喜鵲展開了長的尾，露出雪白的肚子飛着。

一同搭乘在這車上的一個兵說：

「我是九州人，這樣的鳥，我們那兒也有的，據說在朝鮮步得很，太閤討伐朝鮮凱旋的時候，這種鳥便跟到九州來住下了，在九州，是叫它勝鳥的。」

中日戰爭完結之後，這鳥也許會跟着日本軍飛到日本的各地吧。我想 最少，跟着日本的軍隊，中國的文化總可以帶一點回到日本去吧。戰爭是可以招致兩國的融合的。

晨曦從曠野上升起來了大場，南翔，安亭，一切村落全部毀滅盡了，祇有插在駐屯軍營舍上的日章旗，表示着這下面還有人住。但是，在田間，已經有農夫在工作了。溪流裏遮着褐色的水藻，結着薄冰的中間，中國兵的尸首浮着。可是，當地的農人們拿了長長的竹竿，在竿端縛一個小網，就在離開那屍首不遠的地方捕魚了。

近藤和平尾將貨車的門扯開一點，裹着毛氈眺望着這戰場的風景。平尾唱着歌，一直不曾停過。「腥風百里的新戰場，我的劍已經斷，我的馬已經倒了，吹着秋風，想起了埋骨的故鄉的青山。……………踏着水，在雪中前進，勇敢地起了誓，打勝了才回來……………」受着這戰場風景，刺激，他的感情一定是已將他的心境



寄托在這歌詞裏面了，在歌的詞句裏面，他一定加上他自己的實感，而熱誠地歌唱着吧，但是，這正像他的浪漫主義者是這個樣子一樣，他祇用這樣唱着的歌，來減弱他對於戰後風景的傷感，也許，當他在南京跨下火車的那一霎，這一切就會忘記掉的。即使還能記憶，也不過偶爾作爲他大言壯語的材料罷了。

和他相反，一時習慣于戰場而陷于怠惰的近藤一等兵，現在倒反而嚴肅地考慮着問題。

中國兵屍體三兩個一起，沿線每隔百多步就有一堆躺着。有些已經枯凋，仰臥在鐵軌的近處，火車駛過的時候，在他們臉上蓋上一層灰砂。有些從溪邊的岸上滾下去，被柳樹的根部擋住，遭了野狗的咬嚼。田畝間的炮彈穴上結着一層白冰，但是被溫暖的太陽射着，這依舊是一幅和平而肥沃的農村風景。被飛機轟炸得彈痕累累的貨車，隨便地在沿線丟着，鐵橋覆在水裏。長着些什麼作物的田裏，橫着一匹馬的屍體，肉已經完全被野狗吃去，祇有肋骨好像指着天空似的聳着。吃完了一切可以吃的東西的瘦狗，七匹十四一羣地伏在太陽晒着的小山頂上。但是農夫依舊

在田裏工作，沿線警備的兵士三個一組，若無其事地踏着死屍，在鐵道傍邊散步。過了崑山，過了蘇州，噙了凍的飯，喝了冷的水，到了無錫，這以前，是他們自己經歷過的戰場了，還記得起的無錫郊外的風景，橫林鎮，常州。屍首一直地繼續着。

這種陳舊的屍體，真是和垃圾沒有兩樣了。這已經不像一個人體，而枯朽得像段朽木了。但是，對於他們，近藤却偶然的感到了一點愛情。他並不想合着掌祈求他們的冥福，而祇是從他們那種死朽了的姿態，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安靜。死體在極寒的夜晚和血凍在一起，被太陽一晒又和脂肪一起地溶解開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還是絲毫不動的戰死者們，不是已經走進了意外安靜的世界了嗎？在嚴格的軍紀束縛下面戰爭，奔跑，而現在，他們不已經解脫了一切束縛，而靜靜地長眠在和平裏面了嗎？這是悲劇呢還是喜劇？——這，也許是近藤自己的一種傷感。這樣的傷感，在他也許是不容許的，而他，現在却感到了自己的生存，感到了自己未死的苦痛！在上海酒場，和女人一起喝酒的時候，他痛感到未死的值得感謝，可是重回

軍籍，回到南京，……他又感到一種不能透氣的苦痛壓住了他的心胸。這，就是以前倉田少尉希望激戰，每次都望戰死的那種心的經歷。近藤到了今天才跨進了這樣的過程。結果，還是因為他到了上海，玩了……才感到了……，才想起了在戰場上的……的應該珍重。這樣的行為不對，那是他和知道得很清楚的。在大學研究室裏熱心地研究醫學當時的那種和平和快樂的幻影，執拗地纏緊在他的心頭！

在他背後，奔牛站上車的三四個警備兵不斷地在談天。對手是非軍人的搭車者。

「怎樣，內地（譯註：指日本國內）不在說戰爭就要終了了嗎？」

「啊，不知道。」

「是啊……要調班的話沒聽到嗎？」

「怎樣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唔，我們可和……的兵不同啊，……有買賣做，對嗎，大家都在

說，假使戰爭這樣的告個段落，那麼也得讓……們交替一下了……」

「可不是。」

對於是個五十幾左右的漢子，據他說，他是最近帶了日本人的妓女們到中國來的，突然的接到命令，三天內就把……找齊，將身價轉給別人，就從長崎送到了上海。這些分爲三班，一班蘇州，一班鎮江，一班帶往南京。契約上寫明三年，但是看情形也許一年兩年就可以回去。受過嚴重的健康診斷，條件也很不錯，所以據說……們也很高興。看樣子就是一個做着這種買賣的漢子，裹着薄外套簌簌地抖着，說：

「三四天之前南京已經有藝妓在做買賣了，四五個人在做吧，那是本來在漢口做的，後來逃回了長崎，最近才到了南京，都長得很不錯。

講得頭頭是道，好像關於這一類的事什麼也知道，兵士以佩服的神氣聽着，過了丹陽，到鎮江的時候已經太陽快下山了。

他們縮成一團睡在貨車的角度裏。到下關車站已經完全是夜間了，用兩輛載貨

汽車滿載了郵件，走了到市政府的十幾里路。

「喔！信來了！」

衛兵所的兵士們興奮地迎住了他們。平尾和近藤到倉田少尉的房間去報告。第二天早晨，兵士們分到了很久不曾接到的家信，拿了新的毛巾，短褲，襯衫，過了半天愉快的日子。

回到前線來一看，聽到的依舊是血腥的故事！

前天有兩個到城外去買筆的兵士行踪不明了。於是昨天一早就派了五十個兵分頭去尋找，對於那一帶的民家，一家家都搜到。

在一間屋子的牆壁堆裏發見了一個的確是那兵士用過的香烟盒子，那一定是慘殺了之後，被丟進池子裏去了。

兵士們立刻將那一帶民家的中國人全部扣起來，威脅着說，假使不招出來是誰幹的，那麼全部都死。犯人是其中的五個。不必說，當場就幹掉了。

在這兒笠原說明了處刑的狀況。

「正像用一根棒着力地打在一個盛了水的皮球上，卜咯——這樣一種感覺，……；熱氣升起來了。……」

中橋繙譯昨天下午爲着要找一塊做圍巾的東西，跑到一家洋裝店的樓上去。在二樓搶掠得不剩一片破布的工作檯，下面，躺着兩個全身赤裸的女人的屍首。在半開着鐵葉窗的陰暗裏面，屍首的肌體很白地浮映出來，一個女人的胸部好像被挖去了一般的給貓吃去了。繙譯拿她們的衣服蓋在她們身上。

「那女人一定是有小孩的，因爲有乳臭，貓才去吃的。」

他這樣說着，在地板上吐了口口沫。

部隊真的要調動了。携帶口糧順次地分配了。乾麵包，乾醬，生米袋，聯隊的大行李也開始包裝了。對於長期間的休息兵士們雖則有點感到懈倦，但是一朝決定要走，那可又覺得還希望再在南京玩幾天了。

這次到什麼地方去，那是誰也不知道。